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台灣新聞記者薪資變遷之政治經濟分析：科技、產業、勞動市場與社會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9-2410-H-003-065-
執行期間：99年08月01日至101年04月30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王維菁
共同主持人：洪貞玲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許碧純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段有薰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公開資訊：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1 年 04 月 25 日

中文摘要：新聞記者之薪資水準與新聞專業性及表現息息相關，然而近年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嚴重下滑，變化也遠較其他產業劇烈，不但薪資水準反轉落後於一般專業人員，且與其他傳播、資訊及文化產業相較，也逐漸淪為後段班。新聞記者薪資水準下降除影響新聞產業是否能進用優秀人才、保障記者勞動條件、並進而維護新聞產製品質與專業自主性外，亦反映台灣新聞產業發展及市場競爭秩序之困境與警訊，要反省思索此一問題，我們可從各相關層面如科技、產業發展、競爭結構、勞動市場、社會文化變遷、以及政治經濟背景脈絡等去尋求線索。

從經濟角度出發，影響產業薪資水準之主要因素包括經濟景氣、產業表現、產業市場結構與競爭、勞動市場狀況、及貿易等等，然而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背景因素，以及近年來新傳播資訊科技之影響也不容忽視，因此本研究擬從產業表現、市場結構、勞動市場、以及科技這四大面向，佐以傳播政治經濟學之歷史、社會及產業、市場背景分析，來探究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之形成與變化，以及薪資水準下降對新聞產製以及內容品質的可能影響。

探究這些影響因素與社會脈絡將有助於我們思考科技對新聞勞動及新聞勞動力的可能作用、產業與市場因素對新聞勞動權的可能威脅，更重要的，也進一步督促我們去反省檢視台灣新聞產業及市場競爭之問題與困境，並尋思在民主政治體系對民主多元和高品質新聞產業的需求下，我們應該要如何重新思考並擘劃台灣新聞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

中文關鍵詞：新聞記者、薪資、勞動、新聞產業、新傳播資訊科技

英文摘要：The wage level of journalis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f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news industry.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salaries of Taiwanese journalists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and have severely dropped even when compared to other relevant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industries. The average pay of journalists has fallen from superior among general professionals to inferior. And if we take the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industry as a whole, journalists' salaries already fall near or at the bottom. This affects the news industry's capacity to attract new workers and to encourage promising journalist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profession. The resulting lack of

journalistic excellence will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a wholesome democracy and vivid civil society. What factors influence the wage level of an industry? From the macro view, reasons determining wage level might include business cycl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market structure and extent of competition, labor market situ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in industries. Given the falling wage level in the news industry and the wide adaptation of new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news production, this research will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average wage level of Taiwanese journalists in terms of four main perspectives: industrial performance, market structure, labor market situation, and technology. The study will also include an analysis of Taiwan's social, historical, and industrial background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By uncovering the reasons for lagging wages in the news industry compared with other relevant industries, this research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echnologies' effect on news labor and news workers, threats of market on labor rights of journalists,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rethink the developmental limitations and problems of today's Taiwanese news industry. As a result, the study will provide the policy sector with a valuable reference in reconsidering policies in the news industry.

英文關鍵詞： Journalists, wage, labor, news industr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台灣新聞記者薪資變遷之政治經濟分析—科技、產業、勞動市場與社會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wage trends for Taiwanese journalists: The impacts of technology, industry, the labor market, and society

(三) 報告內容

一、前言

新聞專業性及新聞表現與產業的結構面因素，如編採制度、所有權結構、或新聞工作者薪資報酬結構等息息相關(林富美，1997；Lacy & Blanchard，2003)。近幾年來，部分國家新聞工作者工作權及勞動條件不斷惡化(L. B. Becker & Vlad, 2009)¹，以台灣來說，除工時增長、面臨媒體倒閉、歇業、轉讓、及大幅減縮人力等工作權缺乏保障的打擊外(劉昌德，2008)，記者普遍性的薪資水準下降及落後於一般產業，已逐漸成為影響新聞業能否吸引優秀人才長期投入新聞產製、保障記者勞動條件(Phipps, 1998)、並進而維護新聞產製品質與專業自主性的關鍵性因素(林富美，1997)。另一方面，新聞記者近年薪資水準之下降與變化，也反映台灣新聞產業發展及市場競爭秩序之困境與警訊，要反省思索此一問題，須從各相關層面如科技、產業發展、競爭結構、勞動市場、社會文化變遷、以及整體政治經濟背景脈絡等去尋求線索。

根據行政院勞委會統計資料顯示，近幾年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除迅速下滑外，在相關的傳播、資訊與文化產業中也逐漸淪為薪資後段班。2001年新聞記者總薪資(經常性與非經常性薪資加總)之月平均為新台幣53,399，之後陸續下降至50,810(2002年)，50,185(2003年)，44,275(2004年)，39,376(2005年)，之後回升至48,672(2006年)，旋又下降至42,358(2008年)，近年更持續降至42,176(2010年)。從2001至2010年，新聞記者平均薪資減幅高達21%，凸顯台灣新聞記者確實面臨勞動條件日益惡化之事實。而若與其他職業相較，台灣新聞工作者也從2001年前的高於所有專業人員的平均月薪，到2002年後維持低於所有專業人員平均月薪以下，且若與其他傳播、文化或資訊傳播相關產業工作相較來看，2010年新聞記者平均薪資新台幣42,176元，廣告與市場研究人員平均薪資45,447元，公關人員48,598元，多媒體動畫設計人員44,388元，出版業人員平均薪資47,443元，資訊及通訊傳播業64,458元，資訊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52,653元，2010年新聞記者平均薪資僅優於創作與藝術表演業人員平均薪資的40,300元，音樂出版業與影片服務的36,091元，以及編輯、撰稿與自由作家的33,347元，除了落在

¹ 新聞記者勞動條件與薪資水準下降不只是台灣特有的狀況，以美國來說，近年隨著新聞產業經營狀況惡化，裁員、薪資凍結或是減薪等，也是新聞產業削減開支的主要手段(L. B. Becker & Vlad, 2009)。

傳播、資訊與文化產業中的薪資後段班外，更逐漸落後過去原本優於其的廣告、公關人員之薪資。而以美國為例，Colamosca(1999)也發現美國新聞工作者與其他行業精英之收入差距不斷增加，新聞記者的薪資遠遠落後。依據 2010 年全美大學以及雇主調查顯示，新聞學院畢業生在畢業後六到八個月能夠找到全職新聞工作的平均工資只有 60% 的人可以達三萬美金，且自 2006 年以來都沒有改變，但 2010 年全美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雖較前一年相比下滑了 0.7%，也有四萬八千美元，(L. B. Becker & Vlad, 2010)。而即使同在新聞產業，美國 1998 年資料顯示，報社提供給分類廣告管理員的薪資還優於初級記者約 7.8%；新進記者平均年薪遠低於網路編輯約 35%，而資深記者薪資略高於網路編輯，但與網路應用程式設計人員薪資水準則相去不遠(Phipps, 1998)。而在新聞記者中，網路新聞記者薪酬待遇較低，但觀察也指出，傳統媒體與新媒體新聞工作者的薪資有趨於一致的傾向(Colamosca, 1999)。另根據 2008 年記者轉職意願調查（1111 人力銀行，2008），記者平均之薪資滿意度僅 40 分，高達 70.97% 受訪者有轉職意願，轉職後 54.79% 收入增加，僅 24.35% 收入變低。過去相關研究也指出，新聞工作者的薪資報酬除了與工作滿足感息息相關外(項賓和, 2002)，也與工作壓力以及工作倦怠的產生有關(劉玉惠, 1991；林信昌、臧國仁, 2000)。林富美(1997)則從媒介與社會關係的分析角度出發，認為唯有讓新聞從業人員掙脫底層報酬匡限，滿足基本經濟需求後，才得以朝個人自我實現以及專業自主權實現的方向前進。因此上述之薪資趨勢令人憂心新聞工作者日益下降的薪資水準將影響台灣新聞環境之健康，進而威脅台灣新聞品質與新聞整體表現，而此二者又與民主政治體質及公民社會之獨立與活力緊密相關。

而若欲探究影響產業薪資水準(average level of wages)變化之因，一般可區分為五個不同層次：(一) 總體政治經濟因素，如經濟景氣循環、整體消費與投資水準、政府產業政策、及政府薪資政策如最低工資之訂定等(Galbraith, 2000；Keynes, 1936)；(二) 產業與市場結構因素，如該產業的整體經濟表現、市場結構如市場中競爭者的多寡與競爭生態、勞動供給數量、以及產品是否出口等等(Galbraith, 2000；Davidson, 1898)；(三) 個體經濟層次，如企業對自己的市場定位(Weber & Rynes, 1991；Miles & Snow, 1984)、企業營運成本考量(Gerhart & Milkovich, 1990)、企業的經營目的是營利為主還是仍有其他社會文化、政治企圖(劉昌德, 2005)、該項工作在企業中的重要性以及其所需之技能(林征霆, 1992)、企業採取的薪資策略(Weber & Rynes, 1991；Miles & Snow, 1984)，以及公司的所有權與經營結構，如企業所有權集中之影響等等(Stephen Lacy & Alan Blanchard, 2003；劉昌德, 2005, 2008)；(四) 社會因素，如產業勞工團體的集體協商與交涉對薪資之影響(Davidson, 1898)；以及(五) 文化因素，如社會傳統、社會文化

經濟之風俗慣例、社會文化普遍對該產業、行業的觀感與評價²等，都可能是影響薪資變化的原因。

而除上述可能影響產業薪資水準之五個因素層面外，科技因素也是一重要面向，而近年又以 1990 年代中期以後興起之新傳播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與網際網路最為重要，其對勞動市場與薪資之影響已引起學界關注，討論之議題包括傳播資訊科技造成薪資兩極化、失業、以及職業結構變遷，如藍領及中間管理階級職位之銳減等(Wang, 2009)。然而在台灣學術界及新聞傳播領域，新傳播科技與薪資變化關係之研究十分稀少。以傳播學界而言，新傳播科技影響研究仍集中在四大領域：電腦化對媒介組織的影響；電腦化對從業人員的影響；電子報（新聞網路化）對報社組織的影響，包括組織結構以及人力需求；以及網路資訊科技對新聞產製工作以及工作流程的影響（蔡佩穎，2005），針對新傳播資訊科技對勞動薪資報償影響之研究幾不可見。在相關研究缺乏的情形下，若欲瞭解新傳播資訊科技對新聞記者薪資的可能影響，可嘗試先從結合新傳播資訊科技對勞動市場和對薪資之普遍影響，以及新傳播資訊科技對新聞產業以及對新聞勞動生產之影響兩方面的相關觀察出發，以提供思考此一問題之線索。在傳播資訊科技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方面，可供研究新聞工作者薪資現象參考的相關觀察包括失業之加劇以及薪資因科技應用產生之變化。而在傳播資訊科技對新聞產業及對新聞勞動與生產的影響方面，與薪資變化可能相關的觀察包括：市場競爭因媒介匯流而產生之改變；跨領域以及跨平台支援生產（一次生產多次使用，及進而產生的一人多工）對雇用及薪資可能的影響；新聞產製生產力之提高；對即時新聞之需求以及產製流程加速之影響；新聞複製簡便導致的新聞同質化；新聞因新傳播科技特質產生之輕簡化傾向；以及新聞工作所需技能因新傳播科技運用而產生之轉變，如去技能化等等。

因此，綜合上述對新聞記者薪資趨勢之觀察及對薪資影響因素之討論，本研究將從上述產業薪資分析之六面向：總體政治經濟、產業與市場結構、個體經濟層次、社會因素、文化因素以及科技因素等層面來整體瞭解近年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趨向低落之脈絡。探究這些影響因素與社會脈絡將有助於我們思考科技對新聞勞動及新聞勞動力的可能作用、產業與市場因素對新聞勞動權的可能威脅，以及更重要的，進一步督促我們去反省檢視台灣新聞產業及市場競爭之問題與困境，並尋思在民主政治體系對民主多元和高品質新聞產業的需求下，我們應該要如何重新思考並擘劃台灣新聞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

² 以新聞產業而言，政黨鬥爭以及新聞的偏頗與泛政治化，使閱聽人失去對新聞媒體中立客觀性的信任（林富美，2006），另外新聞感官主義（王泰俐，2004），也使閱聽人對新聞產業普遍評價不高，如1111人力銀行2004年進行的調查，民眾對記者表現不滿意與非常不滿意者高達49.66%。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 (一) 探討台灣新聞記者薪資變化的政治經濟脈絡
- (二) 瞭解影響新聞記者薪資水準的社會文化因素
- (三) 剖析新聞產業的整體表現及獲利狀況與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動之關聯
- (四) 釐清新聞產業的市場結構及競爭與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動之關係
- (五) 分析新聞產業勞動市場的供給需求與新聞記者薪資水準之關聯
- (六) 探究新傳播資訊科技之運用是否影響，以及如何影響新聞記者薪資水準之變動
- (七) 瞭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下降對新聞產製與新聞內容品質的可能影響

三、文獻探討

本研究相關文獻探討敘述如下：

(一) 薪資以及影響薪資水準之因素

本小節將探討總體層次中影響薪資水準的各項可能因素。而所謂薪資，係指企業或組織對員工所提供勞動力之報償(reward)(Robbins, 1978)，或如 Griffing (2001)之定義，「薪資為雇主因僱傭關係而付給受雇者之所有報酬」。而這些回饋主要是以實質現金給付為其呈現方式(蔡美玲, 2004)。對於薪資水準之影響因素，學者從不同角度和立場提出不同的觀察與切入點。

1. 主流勞動市場經濟理論

經濟學主流的古典以及新古典學派認為，薪資水準單純由勞動市場中的勞動量之供給與需求決定(Smith, 1776; Clark, 1899)，當勞動供給大於需求時，薪資水準即會下降，不過該模式成立的前提假設是勞動市場為一完全競爭市場³，因此雇用者和受雇者對市場的需求可以完全及時反映，上述假設與真實世界狀況有諸多差距。而作為新古典勞動市場模型的精進與延伸，邊際生產力理論(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Clark, 1899)認為薪資反映勞動生產力，但由於可使用資源的有限與固定，當勞動人數增加，每單位勞動分配到的可用資源下降，勞動生產力也下降，導致薪資下滑，直到最後一單位的勞動其生產值等於雇主支付給勞工的薪資時，勞動人數即達到均衡，不再增加。該理論與新古典勞動市場理論一樣有偏離真實狀況之問題，勞動市場中同工作性質的勞工經常被給予相近的薪資，並沒有讓邊際生產來決定勞動薪資的狀況發生。而應用新古典勞動市

³ 要達到完全競爭的勞動市場有三項標準：市場無進入障礙、所有市場中的參與成員有完全且免費的交易資訊、以及所以廠商以及勞工均可以自由、無成本地變動。

場均衡論之精神，人力資源理論認為勞工的薪資取決於其他勞工取代該勞工的困難程度，而技術以及知識，將增加勞工被取代的困難度，因此薪資將反映對勞工技術以及知識的報償(G. S. Becker, 1964)。雖然人力資源論被普遍認為符合真實社會狀況，但人力資源觀點無法解釋整體產業薪資水準之變動因素，也無法解釋某些高報酬產業中其實存在低技術低知識含量但較高所得的勞工。

2. 凱因斯、批判經濟與談判理論

異於甚或反對上述主流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之觀點，凱因斯學派學者認為國家內的整體消費與投資水準才是影響整體薪資水平變動的重要關鍵。增加消費以及投資是維持高度甚至完全就業，進而支撐薪資水準的主要因素 (Keynes, 1936)，因此，政府對完全就業目標之追求，相關政策及資源投入，將是影響勞工薪資水準最重要的因素。生存理論 (subsistence theory) 及工資鐵律論 (iron law of wages) 則認為普遍而言薪資有朝自然最低點，亦即勞動的本然價格 (natural price of labor) 下滑之趨勢，至於此一薪資最低點被認為是足以維持勞工及其家庭生存的最低生活水準。造成此一現象之原因，生存論者認為是人口壓力，亦即勞動供給量的持續上升，因薪資如高於最低生活水準，家庭可以養活較多子女，如此將導致勞動供給之增加，平均薪資水準自然下降(Ricardo, 1957)。此論述的弱點為，人口與薪資不必然存在正向因果關係。至於工資鐵律與馬克思學派論者雖同意薪資會朝最低水準下滑，但其揭舉薪資下降的原因，是資本家在對生產效率以及剩餘價值的追求下，造成越來越多失業勞工，這批失業勞工，亦即所謂的產業後備軍 (industrial reserve army)，抑制了薪資之成長，並使之朝最低點下降 (Marx, 1886)。運用產業後備軍理論，Braverman (1974) 將焦點放在科技對薪資之影響，他認為新科技被引進勞動生產過程，取代淘汰了大量勞動力，造成更多勞工失業形成更大批的產業後備軍，進一步拉低了勞工的薪資水平。

最後，談判理論 (bargaining theory) 則認為薪資率的形成是一極複雜的過程，牽涉了許多互相作用且試圖建立影響力的談判交涉力量，該取向認為沒有單一或複和幾個單一因素就足以決定薪資率，薪資水準的決定處於不斷變動不穩定的過程以及狀態，許多狀況例如普遍的勞動生產力、市場競爭狀況、投資、雇主對未來經濟以及市場的預估、最低薪資政策、勞工的生活水準、勞工對社會上的就業狀態以及普遍薪資水準的感知等，均會影響薪資的交涉與決定 (Davidson, 1898)。

3. Galbraith: 科技、經濟成長、市場競爭與薪資變動

思考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科技、經濟成長、市場競爭以及薪資變動之關係，Galbraith (2000)將薪資變動分為內部變動 (相同產業以及公司內部的變動) 以及外部變動 (亦即產業之間的變動)。影響內部薪資變動的因素主要為經濟制度因素 (institutional reasons)，

包括習俗、傳統、常規、協定等，而影響來源如企業與機構的文化與性質，工會的成熟與結構的健全、晉升相關規定等。至於影響組織外部（亦即組織或產業間）薪資變動的原因，最重要的包括：該產業在經濟中的整體表現、產業內市場的競爭或獨佔性、經濟景氣循環、貿易、公司的表現、社會、政治及經濟之變化、以及社會習俗等。而與個別公司有關的因素則包括公司大小、營運成本、營運地點和經營策略等。

Galbraith（2000）特別強調產業表現、市場結構、貿易、失業、以及科技等因素對產業薪資水準的重要影響：(1)首先是產業整體表現，產業整體表現通常隨經濟環境、科技及創新之掌握、或政府產業政策等而興盛或蕭條（Galbraith，2000；Wang，2009），當產業表現佳時，盈餘會向下分配給員工共享，薪資水平會因而提升。(2)產業市場結構如競爭或獨佔，也對產業薪資水準有決定性影響，市場競爭會使產品價格朝邊際成本移動，通常只有能開創一定市場獨佔性地位的廠商能創造超額盈餘，並將之分享給其勞工。(3)貿易，Galbraith認為貿易增加某些產業的利益，並使其產業表現優於平均，勞工因此得以享受較高的薪資。(4)失業問題，資本主義對生產效率以及剩餘價值的追求，使其不斷朝向節省人力成本的方向發展，進而造成越來越龐大的失業人口，而如產業後備軍理論所指出，當有大量替代勞動力出現時，勞動市場的薪資水準必然受到壓抑。(5)最後則是科技因素，思考科技因素必須從科技本身之性質以及運用該科技產業的本質來看。在高科技或資本財商品製造業，科技的使用在於創新，短期內可幫助公司創造獨占市場、享有獨佔利潤(monopolistic rents)，進而將利潤分享給員工、提高其平均薪資；但另一方面，在消費財製造業或服務業，科技的使用目的經常是替代或節省勞動（labor-saving technology），因此將製造更多失業，進而造成抑制薪資的效果，並也減少勞動者與雇主討價還價之籌碼。

4. 影響新聞產業薪資水準之因素

不論國內外，針對影響新聞記者薪資因素之研究報告極少，Stephen Lacy & Alan Blanchard (2003)的研究是少數證實所有權結構、市場競爭以及獲利率對新聞記者的起薪（starting salaries）有影響者。他們的研究發現公共所有權（public ownership）對記者的初始薪資影響是正向的，而私人所有權的影響則是負向的。至於公司獲利率也與記者起薪相關，但影響相對微弱。而市場競爭如越激烈，獲利率越低，進而也可能影響報社提供給記者的起薪。另外，在該研究的開放式問題中，受訪者自己認為影響起薪的因素最多被提及的則是市場力量(勞動市場的供給需求)以及生活物價水準（工資鐵律）。

(二) 新傳播資訊科技對新聞產業薪資水準之影響

而除了一般經濟、產業因素外，新聞產製工作一直以來都深受傳播科技之影響，特別是傳播資訊科技，如電報、電話、行動電話、電腦以及現今的網際網路等（Carey, 1989; Pavlik, 2000; Samaddar, 1994）。整理當前新傳播資訊科技對新聞產業及新聞勞動影響

之相關研究，我們歸納出幾點改變可能與新聞工作者薪資水準變化相關者：

對新聞產業之影響

1. 科技匯流，媒介市場競爭惡化

科技整合使得報紙、電視、廣播、以及其他原屬不同媒介形式的新聞提供者必須在一起競爭，市場競爭結構改變，競爭壓力變大也變劇烈(Pavlik, 2000)，而新傳播資訊科技管道的大量增加，導致增加的媒介加入競逐廣告收益大餅，稀釋了個別新聞媒體平均可獲的廣告利益，進而損及營收等等，都是新科技帶來的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Berte & Bens, 2008)。而探究目前不同媒體功能的聚合，以文字或平面新聞產業來說，其主要面臨了來自無線電視、網際網路、以及廣播電視業者的競爭挑戰 (陳銘祥, 2002)。而就台灣的狀況而言，台灣新聞產業從原本以平面報業為主導的產業狀況，到1999年之後加入了無線電視以及網際網路的競爭，廣告營收被嚴重稀釋，報業廣告每年開始出現廣告營收負成長，以2006年為例，報紙廣告營收總計即減少了超過45%，1987、1988年報業廣告年成長30%至40%的榮景不再 (劉昌德, 2008)。

2. 新聞管道整合導致一人多工，雇用下降

不同媒介整合與數位化後的新聞室，同一則新聞被產製包裝成不同媒介型態 (如文字、影像、聲音、甚至動畫)，並經由不同媒介管道流傳，越來越多記者被要求負起製作多媒體新聞的責任，不但要產製文字，也要產製影像或聲音，並必須熟悉網頁新聞的相關製作，成為一人多工的超級記者 (super journalists) (Foust, 2005; Pavlik, 2000)。而由於一工多用、一人多工，也使新聞媒介減少聘用新聞記者，但也因此降低了新聞品質與減少深度報導的傾向，朝向膚淺、零碎與輕短的新聞方向邁進 (Foust, 2005)。

在新傳播資訊科技對新聞勞動生產之影響方面

3. 生產流程簡化，生產力提高

針對傳播資訊科技對生產力提升之作用，目前學術界研究已傾向同意傳播資訊科技對於生產力之提升確有效果，而在新聞工作上，許多研究也指出傳播資訊科技使新聞生產流程簡單化；記者蒐集資料、採訪消息來源、傳輸新聞、與報社聯繫等等都變得省時簡單，整體新聞生產力明顯提高 (Dordick & Wang, 1993; Fu, 2002; Liu, 2004, 2006; Tien, 2001)。但對於科技帶來的生產力提高是否造成工時的縮短？進而使得所謂的休閒社會之實現變為可能？研究者提出了正反兩派不同的看法 (Williams, 2007)，但在新聞產業方面，台灣相關研究幾乎指向新傳播資訊科技帶來的生產力提高反而增加了新聞工作者的工作量與工作負擔，原因是管理階層預期記者可以更迅速的完成工作，因此也指派給記者更多的採訪量，但這一結果又導致新聞品質的下降以及新聞朝輕簡化發展 (Liu, 2004, 2006)。而記者勞動生產力的提升可能導致媒介市場的勞動需求下降，而新聞清簡化發展使得新聞工作去技術化，兩者均不利記者薪資水準之成長。

4. 新聞流程加速與新聞即時化之要求

由於傳播資訊科技之採用，新聞流程變快，即時新聞變成可能，也變成取得競爭優勢之施力點。而網際網路繼廣播、電視之後成為提供二十四小時即時新聞的最佳管道，使得新聞媒介增加對新聞即時性的要求，但如此一來，新聞即時性也取代新聞深度與新聞品質，成為新聞媒體追求的最高準則。而在新聞求速的狀況下，新聞也變得越來越像簡短的訊息，新聞面貌已悄然改變（Lin, 2001; Liu, 2006; Pavlik, 2000; Tien, 2001）。同樣的，林富美（2006）也指出，在新聞趕工的時間壓力下，新聞組織透過科技強化組織管理之監控權力，使得新聞越來越朝弱智化的方向生產，壓縮了專業職能的伸展，使記者的專業能力更難以伸張，並如同上述提及，去技術化使得記者薪資水準產生壓抑效果。

5. 科技複製能力造成新聞同質化

傳播資訊科技優異的複製能力，使得新聞在網路上登出後非常易於複製，過往獨家新聞或漏新聞的狀況越來越不可見，但新聞也因此變得越來越同質化，缺乏多元性，較有能力挖掘獨家新聞或特殊議題的記者或資深記者其競爭優勢逐漸縮小，新聞朝向同質化的方向邁進（Fan, 2002; Liu, 2006）。

6. 新傳播科技特質導致新聞內容輕簡化

由於在新傳播資訊科技平台（如電腦螢幕、手機、PDA、iPod等）上閱讀文字新聞較傳統報紙吃力，例如同則訊息在電腦螢幕上閱讀平均較在報紙上閱讀時間需多約30%，因此新聞有適應新科技特質，朝向越來越簡化與短小化等被稱為輕薄短小之趨勢（Stovall, 2004）。

7. 新傳播科技導致記者技能之轉變或去技術化

因新傳播科技導致記者技能之改變也深受關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傳播中心共同創辦者之一，也是新聞所教授之 Stephen D. Isaacs（1999）指出，新聞學的目的是在於培養有批判性思考、懷疑、假設、分析與整合能力之記者，然而現在隨著傳播科技與數位化興起，新聞實務要求記者的卻是使用各項數位編輯與繪圖軟體之能力，數位化時代已經來臨，它改變了新聞傳統的定義與運作方式，現在新聞講求的是數位軟體所製成的圖文並茂的編輯稿以增加更動人的說故事能力。此外，由於傳播資訊科技之運用，新聞資料獲取也由第一手人際接觸採訪以及記者自行累積的訊息（記者建立之資料檔案），演變成（網路上）資料收集和非親身接觸（藉由傳播資訊科技採訪）等佔了越來越高比例（Deuze & Paulussen, 2002; Liu, 2006; Pavlik, 2000）；資深記者所累積的訪談、觀察以及資料收集、累積、組織能力等變得較不重要（Liu, 2004, 2006）；且由於傳播資訊科技被大量運用，加之以上述新聞輕簡化和易於複製等趨勢或特性，新聞產製技能也逐漸變得瑣碎化、片段化（Liu, 2006）。總結來說，傳播科技技術能力如網路資訊搜尋、網頁新聞

製作、多媒體技術、及複製新聞逐步取代寫作能力、觀察能力、批判能力、分析能力、寫作時整體架構掌控能力等較屬分析及認知性能力以及需經驗累積之技能，使得新聞勞動逐漸有去技術化(de-skilled)或技術降級(degraded)現象發生(Deuze & Paulussen, 2002; Liu, 2006; Pavlik, 2000)。

(三) 新傳播資訊科技與新聞記者之失業

如前述討論影響薪資水準之文獻所提及，勞動市場中失業幅度之變化是影響平均薪資水準的重要原因，而新傳播資訊科技的使用被認為提高了新聞勞動生產力，取代越來越多的勞工，進而引起失業上升(Aghion & Howitt, 1998; Soete, 2001; Webster & Robins, 1986)。至於在台灣新聞產業，學者指出相同的狀況亦在發生(Liu, 2004, 2006)。1999年之後台灣媒體出現大量資遣、裁員，根據勞委會資料，1999至2006年即有超過2339名新聞工作者失業，被視為是一波「媒體失業潮」(劉昌德，2005)，這批產業後備軍以及每年大量投入市場的新聞傳播科系畢業生，可能都對線上新聞記者的薪資產生了壓抑作用。

以上的文獻探討我們分析整理了影響產業薪資水準的一般因素(尤其是總體與產業因素)、新傳播資訊科技對薪資與就業/失業的影響、以及新傳播科技透過產業結構及生產變遷對記者薪資影響的可能原因面向。而以台灣而言，近年影響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滑落的重要因素為何？是否也與產業表現與獲利、產業市場結構與競爭、勞動市場供需狀況(尤其是失業之影響)、以及科技因素(尤其是新傳播資訊科技之影響)高度相關？其中科技因素對新聞產業勞動依據上述文獻討論，可能產生的作用包括生產力提高、節約勞動力和隨之而來的失業，以及降低技能導致相關研究提到的薪資下降現象等等。提高生產力以及節約勞動將被放在勞動市場狀況部分一併討論，至於技能變遷部分將被置於新科技的勞動影響部分討論。另外，針對新傳播資訊科技對新聞記者薪資影響上，我們也將區分出兩個層面的影響，一是透過新傳播資訊科技對新聞產業之影響，另一則是透過新傳播資訊科技對新聞產製與勞動的影響。

四、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與定義

根據理論、文獻探討與新聞產業實際狀況，我們歸納了五個主要面向作為探究近年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化之分析重點，包括：

1. 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背景脈絡；
2. 新聞產業的整體表現以及獲利狀況；
3. 新聞產業的市場結構與市場競爭；
4. 新聞業勞動市場的失業與勞動供給；

5. 新傳播資訊科技運用帶來的影響；

而在新傳播資訊科技對薪資的影響上，我們又特別區分了兩個切入面向：1.新傳播資訊科技對新聞產業帶來之改變（包括科技匯流對市場競爭的改變，以及新聞媒介整合與多媒體呈現造成的一人多工）對記者薪資的影響；2.新傳播資訊科技對新聞產製和勞動的影響（包括新聞流程加速化、新聞的易複製與同質化、新聞的輕簡化、和新聞記者技能之轉變等）對記者薪資的影響。

最後我們也想進一步瞭解台灣新聞記者薪資變化之趨勢是否影響其新聞產製，並進而影響所產出之新聞內容品質等。

以下也對於研究所謂的新聞記者以及薪資進行定義：

何謂新聞記者，不同研究有寬鬆不同之定義，如 Alexander（2002）定義記者為：「受僱於新聞媒體中，為將資訊傳布至公眾而從事新聞採訪工作之人」，以及王洪鈞（2000）認為記者是「凡是從事新聞資訊之採集寫作、編輯、譯述、播報、攝製與評論工作者，無論以何種型態表達其訊息，基本上皆可視之為新聞記者」。過去官方相關法規如記者法以及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也對記者進行定義，如記者法第一條：「本法所稱新聞記者，謂在日報社或通訊社擔任發行人、撰述、編輯、採訪或主辦發行及廣告之人」。以及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新聞從業人員，指在大眾傳播事業從事新聞採訪、撰述、編輯、編譯、編審及其他相關工作之人員」。至於本研究所謂的新聞記者，由於研究將採用行政院勞委會統計資料，因此主要以勞委會針對其統計調查所界定記者的定義與範圍為主要依據。根據勞委會九十八年職類別薪資調查須知手冊，新聞記者指「從事新聞之採訪以供報紙、雜誌、廣播或電視報導之工作者」，至於編輯以及攝影記者，不列入新聞記者範圍，而是獨立另列。而依據勞委會定義，記者主要的工作可包括（但不全包括）：新聞採訪、專題報導、資訊蒐集、錄音、錄影、攝影、紀錄、新聞撰寫，以供報紙、雜誌、網路、廣播或電視台報導使用。而依據勞委會，目前在記者工作上非典型雇用所佔比例很少，因此本研究也暫不將非典型雇用之記者納入研究範圍內。

另外，對於薪資、工資或薪酬，一般定義指的是「企業或組織對員工所提供勞動力之報償」（reward）（Robbins, 1978），或如Griffing（2001）之定義，「薪資為雇主因僱傭關係而付給受雇者之所有報酬」。而這些回饋主要是以實質的現金給付為其呈現方式（蔡美玲，2004）。在本研究中，薪資資料來源如上段所述，主要採用勞委會薪資統計調查之總平均薪資（經常性薪資與非經常性薪資之加總），因此薪資定義也援引勞委會進行統計調查時所用的定義與範圍，如勞基法第2條第3款對工資之定義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

屬之」。

(二)研究方法

針對以上研究問題不同之特質取向，本研究將採取傳播政治經濟學取徑的歷史社會分析以及質化研究之深度訪談資料收集。

1. 傳播政治經濟學取徑的社會分析

針對台灣新聞記者薪資變化的歷史，以及其重要演變的產業、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背景，本論文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取徑的分析法，用批判省思之態度來呈現台灣新聞記者薪資變化之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產業變遷、與市場發展等背景因素。

2. 深度訪談

另外，我們也需要透過質化研究，如深度訪談法等來彌補既有資料之不足。本研究之深度訪談採半開放式問卷結構設計，計畫收集之訪談大綱結構如下：

(1) 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化的歷史，以及其重要演變的產業、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背景

- A. 您認為近十年來，台灣新聞產業環境的主要改變以及最大挑戰是什麼？
- B. 您認為這些改變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 C. 那麼，這些改變對新聞記者的工作以及薪資待遇有什麼樣的影響？
- D. 這些改變對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技能要求有什麼樣的影響？
- E. 從您進到新聞業以來，你觀察到的，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動的歷程為何？（可以自己知道的其他公司的狀況、自己的例子、或自己公司的狀況為例等均可。）
- F. 您認為影響新聞記者薪資變動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2) 新聞產業的市場結構及競爭、整體表現及獲利狀況與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動之關聯。個別報社表現及獲益情況與新聞記者薪資之關係。

- A. 目前新聞產業市場的競爭狀況與市場結構如何？相較過去有哪些變化？
- B. 新聞產業的市場變化以及競爭狀況是否影響近年台灣新聞記者的薪資表現？
- C. 一直以來，貴公司的收益表現如何（可追問賺或賠？賺賠程度？）與過去相較變好變壞？
- D. 現今貴公司遭遇到較大的營收挑戰是？
- E. 貴公司的收益表現與遭遇的收益挑戰是否影響貴公司新聞記者的薪資狀況？如果不是，影響貴公司決定新聞記者薪資水準的主要原因為？
- F. 貴公司平均薪資約多少？

- G. 貴公司有無一套制度來決定薪資？制度內容為何？通常加薪頻率、加薪幅度，與公司加薪的決定因素通常為何？(共五項，請勿漏問)
- H. 貴公司新聞部門與其他部門（如廣告、公關）人員相比，薪資狀況為何？薪資較高或較低？過去和現在有何不同？您認為主要的影響原因是？

(3) 新聞產業勞動市場的失業及勞動供給與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動之關聯

- A. 就您所知，近年台灣新聞業勞動供給需求是否有缺乏或過剩的問題？
- B. 貴公司新聞記者人數整體來說是擴充還是減少？擴充或減少的原因？每位記者負擔的平均工作量增加或減少？
- C. 貴公司近年來招募新記者的頻率增加或減少？起薪大致多少？與過去相較，近年貴公司新記者起薪有何變化(增加或減少)？
- D. 貴公司近年新聞記者的流動(離職/招聘)情形為何？比起過去流動變快還是變慢？

(4) 新傳播資訊科技的運用與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動之關係

- A. 應用新傳播科技的技能要求，是否影響貴公司聘用記者的相關政策？（例如裁撤資深記者，增加年輕新記者？）
- B. 新科技的普遍應用對記者的薪資有無影響？對新記者起薪有無影響？新科技運用對薪資之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
- C. 網路化與電腦化對台灣新聞記者就業機會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

(5) 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動對新聞產業與新聞內容品質之可能影響？

- A. 您覺得目前台灣新聞記者的薪資水準是偏低、偏高、還是合理？加薪的速度與加薪幅度合理不合理？為什麼？
- B. 記者薪資水準的變動，是否影響新聞產業與新聞內容品質？能否舉例或具體說明？
- C. 影響新聞記者離開新聞工作的原因你覺得主要有哪些？
- D. 您對改善新聞記者薪資待遇之可能建議辦法？
- E. 最後，有無欲補充的意見或想法？

本研究進行的深度訪談涵蓋台灣目前至少有十年以上歷史的十一家報紙及九家電視新聞台之新聞記者（見表1），每家新聞媒體以約訪兩人為目標，但部分媒體無法找到第二位以上願意接受訪談之受訪者，抽樣方式為立意抽樣，以受訪對象之關鍵性、研究者所能接觸之人際資源管道、以及受訪者推薦引介之合適受訪者為主要抽樣依據，訪談數量共達三十人，且所收集之質性資料因已出現大量重複因此判斷可結束樣本之收集。而所有訪談資料之呈現因訪談議題之敏感性，均以匿名並編號的方式處理，但所有訪談均錄音且謄寫逐字稿作為留存證明紀錄。

表 1: 訪談媒體列表

報紙			電視		
報別	訪談日期	編號	電視台	訪談日期	編號
台灣時報	8/9/2011	A12	TVBS	8/11/2011	A22
民眾日報	8/16/2011	A7	非凡	8/19/2011	A30
中國時報	7/22/2011	A8	中天	8/14/2011	A25
聯統日報	8/11/2011	A17	東森	7/30/2011	A19
聯統日報	8/11/2011	A15	民視	8/13/2011	A20
經濟日報	8/3/2011	A5	民視	8/22/2011	A21
經濟日報	8/7/2011	A10	台視	8/2/2011	A27
聯合報	8/12/2011	A18	台視	8/11/2011	A28
聯合報	8/4/2011	A4	中視	8/18/2011	A26
聯合晚報	8/10/2011	A6	三立	7/31/2011	A24
聯合晚報	8/22/2011	A1	三立	7/27/2011	A23
蘋果日報	7/29/2011	A16	年代	8/1/2011	A29
蘋果日報	8/24/2011	A3			
自由時報	8/17/2011	A2			
自由時報	8/19/2011	A9			
中華日報	8/4/2011	A11			
工商時報	8/13/2011	A13			
工商時報	8/19/2011	A14			

五、結果與討論

(一) 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化重要的產業市場、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因素

關於台灣近十年來影響新聞產業及薪資水準的重大因素，整體來看最主要的關鍵為台灣新聞產業市場基本條件與市場結構之變化，其中包括替代品之取得、消費者/閱聽眾需求之改變、市場結構呈現過度競爭，而在市場基本條件及市場結構因素之外，經濟面向的原因如經濟成長趨緩，政策面向如政府對新聞產業採取放任自由競爭之態度，而社會文化因素包括新聞轉趨業務化與商業化思考，進而導致新聞工作者社會文化地位之低落等等，均是近十年來影響台灣新聞產業與薪資之重要層面。

1. 產業市場基本條件與產業市場結構之改變：

產業市場基本條件及產業市場結構之改變是最多媒體受訪者指陳為近十年來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的主要影響因素。其中，在產業市場的基本條件方面，替代品之取得及消費者/閱聽眾需求及偏好的改變則是最重要原因。替代品如新媒介科技平台提供消費者新的新聞來源管道，最明顯的例子則是網際網路之興起：

十年前整個台灣新聞產業的生態非常穩定，報紙以三大報為主，並且占有一定的市占率，因為那時候沒有新的競爭者進入，三大報的內容大同小異，除了政治立場不一樣之外，其他部分的內容都是差不多。不過從第四台開放成熟與網路興起之後，就被新傳播科技衝擊，像是電視台開始二十四小時播新聞，網路上開始流傳許多新聞（A3）。

網路搶走很多傳統報紙原有的讀者，因此造成報社營收之下降……網路對於（新聞）經營者來說，是很大的挑戰（A4）。

網路的興起讓很多傳統報業沒有辦法經營下去……電子媒體還有一點優勢是聲光，而網路還是著重在文字訊息的快速傳遞，速度比電視媒體快，不過若以後網路頻寬增加，未來網路會是所有媒體的主要對手（A23）。

印刷媒體逐漸被其他媒體科技所威脅……營收不斷縮小，縮小的結果就是所有的薪資都凍結了，薪資結構停留在十年前（A13）。

而除了替代品的取得外，消費者/閱聽眾需求與偏好之改變也是新聞市場基本條件改變的重要原因，造成對新聞市場的基本需求，特別是對報業需求產生變化：

一般人越來越不愛閱讀，我覺得應該是說閱讀的閱讀的能力跟閱讀的習慣沒有那麼好，就是他沒有那個耐心靜下來，靜下來閱讀這些報紙，那都是用影音的電視，所以他會聽，他會看電視，可是他未必會看報紙，應該是說閱讀的能力退很多……看報紙的都是四十幾歲的，才在看報紙（A17）。

現在的閱聽眾喜歡的是很速食的文化，喜歡圖片，可能不喜歡閱讀，或是不喜歡大量的文字，網路跟蘋果的興起以後，讓整個讀者的閱讀習慣改變，媒體的生態也會跟著改變（A1）。

而在產業市場結構方面，最重要的改變是市場結構變得過度競爭，台灣新聞產業在市場規模小的先天條件限制下，近年因新科技興起，如有線電視、網際網路等瓜分既有

的新聞廣告市場，加之以蘋果日報進入台灣，使得台灣新聞市場結構出現媒介數量過多，市場競爭過於激烈及競爭惡化之現象，造成各媒體可獲得之廣告收益及營收節節下降，企業主一方面以裁員、減薪因應，另一方面則調整新聞內容使其更市場化以面對競爭，並越來越朝廣告主的需求與要求靠攏，致使新聞逐漸去新聞化，而是以市場及業務為思考，並導致置入性行銷之興起，新聞更是成為業務工具，與廣告的界線越益模糊：

媒體競爭激烈，然後廣告的大餅不斷萎縮。媒體競爭激烈、廣告大餅不斷萎縮這些同時發生的事情，讓媒體搶食一個比過去萎縮的廣告大餅，所以每家媒體，尤其是報紙來講，能夠分到的就更少，然後加上過去十年來一個平面媒體最根本的因素是蘋果日報的競爭，蘋果日報進來之後，在市場上面他又拿走了一大塊廣告……媒體的競爭太激烈，那廣告大餅萎縮造成業界這樣一個薪資下降的情況（A8）。

我覺得台灣新聞的部分，可能有幾個重要的轉捩點，最重要的第一波是在從前只有台視中視華視這三台，突然出現了衛星有線電視頻道，本來大家只收播到無線電視，那個市場是他們的獨大，沒有什麼競爭對手，收視率壓力不像現在這麼大，後來有衛星電視的那個階段……短期就有許多頻道出現了，……電視台很多，也許不需要這麼多的電視頻道……現在不管是記者、經營階層、還是媒體公司，已經都要面臨到能不能經營下去，廣告收入跟我要養的這麼多人經營新聞頻道，是不是能夠平衡（A30）。

整個大環境的變化是因為整個科技的發展，讓一般消費大眾接收訊息的來源產生變化，來源變多，最後產生目前激烈競爭的結果（A5）。

市場競爭壓力大，整個導向市場化，因為壓力太大了，平面媒體已經整個被壓縮，幾乎快沒有空間了（A7）。

如果維持理想的話經營就會變得很困難，可是如果彈性一點，不是在扭曲的情況之下去置入某些東西，其實也不為過，可能報社會這樣想……但置入化對記者工作是最直接的、最傷的（A11）。

2. 經濟成長趨緩：

而近十年來台灣經濟成長趨緩，致使廣告市場無法明顯成長，也是影響台灣新聞記者薪資的重要因素之一：

1990 至 2000 年經濟成長幅度較大，但近十年經濟成長幅度並不大，導致廣告萎縮，而平均廣告營收又因新媒體興起而稀釋，使得平面新聞媒體能分到的廣告大餅越來越小（A8）。

3. 政府對新聞產業/市場之政策態度：

報禁解除以及有線電視、衛星電視法通過後，台灣政府機關對新聞產業基本上採取放任媒介自由競爭之態度，未積極擘劃與管理市場，也因此導致台灣新聞媒體市場競爭過度、獲利稀釋，能投入新聞產製的資源不足，新聞記者的薪資也因此受到壓抑，如受訪者所指出：

報禁解除後政府對報業的放任政策使得市場有點失序，競爭過度，....記者薪資下降，我認為跟媒體的過度競爭非常有關係（A4）。

短期內許多頻道出現，但（政府）沒有特別的管理，NCC 那些都沒有，變成能衝能打就去做，電視台過多，市場過度飽和，變成收視率的廝殺跟競爭.....在這過程中，新聞的型態也逐漸改變....不需要那麼多的頻道，廣告收入和人力成本是不是能平衡？.....所以包括受雇者，像記者者、新進人員、或有資歷者，薪水談的空間都非常有限（A30）。

報禁開放後，市場競爭過於激烈（A12）。

有線電視法與衛星電視法通過，.....選擇變多了，但投入市場的人也變多了.....競爭太過激烈.....很多企業、財團都要來搶奪這個大餅（A28）。

4. 社會文化因素：

至於在社會文化因素方面，新聞從過往文人辦報之傳統，轉趨為純粹的商業經營及業務取向思考，致使新聞及新聞從業人員獲得的社會文化信任及社會地位下降，也成為影響台灣新聞工作價值及新聞記者薪資水準的原因之一。

首先，新聞行業文化之轉變。新聞越來越趨向企業與商業經營邏輯，而非扮演文化教育及社會公器角色，故為了經營效率，媒介傾向降低生產成本，大量裁撤資深記者，進用工資低廉的新記者，記者失去傳統知識分子的功能角色，成為工作技能含量低的報業工人，造成其可取代性增高，進而造成新聞工作薪資低落的社會事實再被強化與進一步合理化：

老闆經營報社的理念已經不一樣，以前老報人會把報社經營成報紙，但現

在只是一家公司在運作，生產的東西是報紙而已……報社跟記者的雇用關係改變，以前我們叫記者，現在叫員工，未來可能就是勞工（A3）。

以前新聞還有點文人辦報的感覺，還有文人的氣息，現在完全是商業的氣息。所以我們就從一個獨立作戰的記者，變成一個私人公司的員工，所以我們就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公司要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其實我們跟快遞差不多……工作技能就降低啦！就是現在各行各業的人都可以來當記者…技能就不再要求啦！專業倫理已經蕩然無存啦！誰都可以來當記者……記者待遇就一直往下掉，一直降低（A19）。

就報社很摳啊，只能這樣解釋而已啊，我會覺得說，相較於其他的企業，我覺得媒體是最不認為把記者當成是公司的資產，他們不會把人員當成是公司的資產，他們會有一個心態，就是很多人都憧憬記者行業，你要走你就走，一定會有很多人想要擠進來，所以他們從來不會把記者當資產，它當然更不會說我給你高薪（A11）。

新聞產業的商業化是導致記者薪水變少的原因，因為報社不想從頭到尾培養一個記者……以前報社培養記者是希望記者能夠成為真正的記者、報人或是明星記者。然而現在整個媒體不會想培養記者成為什麼，它只想用便宜、好用又快速的勞工（A3）。

社長學會計的，算得非常精，用的是經營企業、商業的方式……傾向用便宜的前找新人來跑，社長會覺得資深記者太花他的錢（A2）。

報社人力政策改變，四、五年前好幾家媒體都引進人力評估或人力資源公司，幫每家媒體去評估成本、支出和人事成本，但因為它們是人力評估不做新聞評估，所以只從人力上去看這個記者薪水太高，然後建議要把薪水高的記者全部開除（A3）。

在新聞經營等於商業的思考下，新聞轉趨業務化，新聞成為報社拉廣告的手段、工具與可交換之利益，新聞與廣告之界線逐步消失，而其對記者的影響則包括社會地位低落及逐漸依賴業務收入為重要薪資來源：

進來一段時間之後他就不給我們薪水了。對，沒有薪水的情況下我們照樣可以混得下去，因為我們在媒體已經久了，就是說他希望你變成業採合一，老

闊想說，哇，我不要付你薪水，你還可以帶錢來給我，多好……因為報社本身不給你薪水嘛，你用記者、總編輯的名義，去公部門拿一些（廣告）預算……(A7)。

所以報社也不會給你很高的薪水，因為他們認為做業務可以另外再抽，那部分報社就會給很大的彈性啊，那這對我很傷是因為我對業務真的沒有興趣，然後看到別的同事一堆爛稿，你自己覺得很珍貴的稿子卻上不了的時候就會很嘔，另一方面就是說，這等於報社方面的遊戲規則就是這樣子(A11)。

最主要的改變原因就是錢哪！就是錢！因為公司需要錢，所以就將這個業配模式加諸在我們身上，所以記者就變成小小的商人以及業務人員(A19)。

以我們報社來講啦，不是說我認真寫我稿費就領的多，因為我們底薪都一樣嘛，現在就是你業務做的多你薪水就領的多……(A11)。

新聞商業化、業務化等導致新聞內容品質惡化的結果，就是記者的社會文化地位持續降低，並影響社會對新聞工作價值的觀感與期待：

十年前記者是很熱門的行業，現在已經不是了，除了薪資待遇嚴重下降，社會地位也很低，不是令人覺得崇敬的行業(A2)。

(二) 新聞產業環境改變對新聞勞動與新聞工作之影響

在理解近十年影響台灣新聞環境的重要因素後，我們也要進一步探討這些改變對台灣新聞工作的確切影響。依據報業與電視新聞從業人員的受訪資料，新聞產業環境的惡化導致裁員及記者人數遽減，新聞組織內勞雇權力因此嚴重失衡，記者被要求做份外工作及配合業配成為常態。此外，新聞產製時間縮短、記者平均工作量上升，也是普遍觀察到的現象；而新聞產製時間限縮以及工作量上升導致新聞品質低落與同質化，新聞工作者工作技能要求下降等，也進一步致使記者工作的可替代性增高，薪資水準因而受壓抑。

1. 裁員及記者平均工作量增加

新聞產業市場結構改變，營收下滑的直接結果經常是縮編裁員，大量裁員對記者的薪資水準產生壓抑效果，並使新聞組織內的勞雇權力關係逐漸失衡。此外，大量裁撤記者後每位線上記者平均要涵蓋的新聞路線與工作量均上升，也是普遍被觀察到的現象：

新聞環境改變直接影響到人的部分就是各媒體都大量的裁員，不管它的名義是叫做優異優退，還是就是直接的裁員，它直接的影響就是現在各媒體的員工人數比起十年前，不要說跟二十年前比，跟十年前比就已經都大幅萎縮了，萎縮非常多，像中國時報二十年前我剛來的時候，那時候好像是一千六百多人，那中國時報現在記者的部分，全部total加起來，三、四百人吧，還是四、五百人。光是記者會更少一點，光是記者好像三百多人……（A8）。

聯合報系跟十年前比減好多，幾乎減了一半，現在編輯部大概才一百多個，然後廣告部好像也一百個左右……，減少的原因就是因為不賺錢嘛，老闆就叫你趕快砍人。工作量一定是變多……你要cover的範圍就很多，一個記者寫的東西雖然見報的東西還是差不多，可是我們要更多的東西來填，幾乎他寫的東西幾乎都用得上，所以你就知道品質怎麼樣（A14）。

2. 記者主體性喪失

大量裁員造就勞動市場新聞記者過剩之氛圍，不但壓抑記者的薪資水準，也使新聞工作者因危機感而傾向與工作組織中的管理權力妥協，記者越來越失去主體性與專業自主空間。

以前線上記者掌控新聞權力比較大，長官或是上頭是要尊重我的，但是現在我認為非常強調「忠誠主管」，例如今天要把採訪狀況鉅細靡遺的告訴你的主管，然後他來決定你今天有沒有版面、新聞要做多大。現在非常多的角度都是由忠誠主管來處理……這種風氣讓記者非常沒有主權與專業，記者就像是採集的蜜蜂，這樣也多少有影響到其他報業與媒體（A4）。

現在會希望用比較聽話耐操的……以前是記者個人可以主導，現在是內部的編輯團在主導新聞的走向，因為這個趨勢，記者變得比較不喜歡跑新聞，等裡面要做什麼再去做（A2）。

記者有心想要把這個東西做好的人，到最後會被這個電視台新聞部內部的文化被打擊到，可能到最後他就決定跟著潮流…這個人到最後每天都是我叫你去這幹什麼、那幹什麼，所以你就像個機器人，變成一個所謂完全不會，我們常講的，一個完全不會思考的information gather……我常開玩笑的說，這發生過程有三個階段：第一個先把你的耐心打掉；第二個開始讓你去被這個組織訓服；第三個到就變成無心（A20）。

在面對這樣子的薪資結構，我自己觀察到，反而有另外一種反向的方式出現，就是因為環境艱困，所以很多記者反而變成會擔心工作不保，所以其實勞

動條件下降，他還是珍惜說有這個工作就好，所以變成以保住工作跟保住工作為前提，然後願意去忍受各種勞動條件的下降，只為了他如果說丟掉這個工作，他轉業不是這麼容易，記者轉業通常沒有這麼容易……妥協是過去一向就有的，妥協很多，那現在當然只會妥協更多，就是為了保住這個工作（A8）。

就勞工意識的部分來講，早年記者會比較願意加入工會，然後來跟資方來抗爭，那過去十年因為整個剛剛的提到大結構，台灣經濟也沒有成長，所以變成那個部分的抗爭，能夠爭取到的也很有限，因為每個媒體的老闆偷跟你講說「我活不下去」…就記者來講，它在抗爭的部分，過去十年力量會愈來愈萎縮，像中國時報連工會都解散了，因為整個外在的環境跟廣告的餅持續萎縮，所以讓你抗爭也缺乏整個的著力點（A8）。

新聞產業環境惡化對新聞工作的直接影響就是，要求我們要不斷符合老闆的需求與要求……會有很多不同的要求，而且要求變多……（A9）。

3. 新聞工作業務化

而在記者面對裁員以及新聞業營利縮減的危機感下，新聞工作者經常被要求「面對現實」，犧牲新聞倫理，作記者份外之事，如業配、拉廣告，而記者在減薪或薪資長期停滯狀況下，也逐漸合理化並依賴新聞業務帶來的獎金與分紅，視其為合理的新聞工作薪資補貼。

記者被要求要去接受很多報社所謂「現實面」的東西，例如報社要你寫商業化的內容，簡單說就是「業配」，不管是政府單位、店家和小吃店老闆買等都是。前端是報社去處理，記者變成後端要去執行，但後端執行的時候記者又要去配合，你不可能說我就是一條業配都不要寫。蘋果日報的記者不用寫業配，因為我們的廣告和新聞是分開的，廣告是由廣告部門和其他商業部門去寫內容。不過像我以前在聯合報就是要寫業配，會被迫要去做影音新聞，也要做很多新聞記者工作之外的事情，而且還要你去拉廣告，並且會算到你的業績裡，譬如你這一年來有沒有拉到比較大的業配，但這樣變成記者到底是要去妥協、接受或是被迫去執行（A3）。

我們以前報社是純粹比新聞，你有沒有獨家啊或獨漏啊，可是我們現在比報是比業務，如果哪個單位，比如說我的採訪對象，他可能在其他報有登廣告，可能沒有登我們，這個就會被比，會被叫去說為什麼你這個沒有掌握到啊，就很好笑吧（A11）。

工作會無法專業，以前是可以，因為可以專職採訪，但是現在記者除了採

訪之外，連業務也都是要注意到，有機會的話就要去爭取，以前記者就是記者，完全不必關心到這些（A12）。

我覺得以我們在第一線跑，置入化對我們來說是最傷的，因為當你很多辛苦跑的稿子見不了報，反而是那種看起來就不重要、照片也拍的一蹋糊塗那種稿子卻見得了報，就會讓你很洩氣（A11）。

我們現在就是所謂的業採合一，要爭取佣金真的就是靠自己，那薪水是每一個人都一樣的，那佣金真的就是靠自己，就跟做業務是一樣的。抽佣三成、兩成不一定，每一家報社不一樣，當然就是做愈久，所認識的比較多，資源相對的比較多，佣金就會比較多....當然自己要去創造這些工作所要帶來的另外附加的利益出來，雖然工作加重，可是也是這樣子在做服務，那慢慢地服務的方法會比較不一樣（A17）。

4. 新聞生產時間之壓縮與重視即時

當新聞媒介的獲利影響其對新聞生產資源之投入，優質但高成本的新聞生產將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以即時性創造的新聞迫切感與戲劇性來代替新聞價值與新聞重要性，速度與即時幾乎成為當代台灣新聞業尊奉的最重要新聞價值。

科技的目的本來可以讓記者有較多的喘息和思考，可是電視台並沒有這樣..弄到最後，他覺得可以趕快把內容丟出來給大家看就好.....認為快就可以爭取到收視率，但這樣的快使得記者無法建立自己的人際網絡，也做不出好新聞（A20）。

電視新聞生產時間被壓縮，對記者而言，他的反應和製作時間都會縮短（A22）。

這幾年即使報社記者也都要發即時新聞（A10）。

現在發稿時間比過去要提前很多，整個報業的作業都往前提（A13）。

(二) 新聞產業環境改變對新聞工作技能之影響

新聞產業環境改變，對新聞記者工作技能之要求有何相應之改變？從受訪的新聞媒介工作者之觀察發現，近十年減低新聞生產成本及新聞價值由重要轉變為快速、即時之結果，是新聞記者工作技能之大幅降低，導致記者薪資低落化的趨勢又再被強化與合理化。此外，多媒體與網路能力、要求速度與效率以及業務能力等，是相對於過去，現今對記者能力之新要求。

1. 新聞工作技能降低

一般而言，薪資水準與對該職業之技能要求正面相關，但近年新聞工作的去技術化，使新聞工作的專業門檻降低，且易被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力及其他勞動力取代，進而壓抑工作薪資水準：

工作技能就降低啦！就是現在各行各業的人都可以來當記者。你在網路上放個畫面，就可以來當記者啦！就是這些技能就不再要求啦！專業倫理已經蕩然無存啦！所以誰都可以來當記者（A19）。

他（主管）就認為說，反正你們這些人，我叫你們做什麼就做什麼，你大概也不會有什麼能力，這東西久而久之就會影響到你的薪資跟待遇（A20）。

現在的新聞從業人員畢業之後當下的素質和以前不太一樣，新聞稿寫不來，因為他都上網阿，反新聞、電視台都這麼做阿，把youtube畫面play，只要再開個場，畫面多有趣，再下個ending。你沒有那麼大的能力，為什麼要給你這麼高，做這樣的新聞很多人都會阿，leader或給pay的人會這樣思考（A30）。

以前對記者的專業要求是比較高的，新聞也是比較有深度和內容，現在因為整個新聞價值跟著社會一樣非常的多元，所以變成任何事情都可以是新聞，相較記者的門檻就不是很高，所以可能我只要去兼看PPT、別人的爆料和網路其他消息來源，就可以變成新聞。因此你在新聞產業是不是待很久，沒有很大的差別（A4）。

2. 要求業務能力

對採訪、跑新聞的技巧倒是沒有什麼要求，要求的反而是業務能力。其實就是報社會鼓勵記者盡量做業務，要你在跑新聞的時候盡量多帶一些業務進來（A11）。

新聞置入化後，編輯台對新聞的取捨就不是以新聞為思考，而是以業務為思考……我們的社長開會的時候就光明正大地講說，現在報社要的一流記者是要會做業務也要會跑新聞，二流記者是會做業務不會跑新聞，三流記者是會跑新聞不會做業務，四流記者就是兩個都不會。那像我，我想我再怎麼努力，也就只能當個三流的記者而已（A11）。

以前記者的分界是比較明顯的，文字記者就只要寫文字就好，但這幾年報社記者除了寫新聞外……還要進行整合行銷的業務，就是編業配新聞等，這是以前比較少的（A10）。

現在對於新聞記者的要求跟以前有些不太一樣，以前會需要你去找好的新

聞出來，而且比較多是在新聞內容上的要求，例如對某個新聞再深入去查證。
現在則是要求你做影音、拉廣告和業配等（A3）。

3. 要求速度與效率

如前所述，新聞的時效與即時性取代新聞重要性成為台灣當代新聞產業追求的新聞價值，因此效率與速度成為新技能重點，對部分新聞工作者，產製即時新聞也成為對記者工作技能的重要要求。

技能要求變化當中就是發稿速度...現在發稿的時間會提前比較多，其實整個報業的作業都往前提（A13）。

工作技能方面，會希望你截稿時間要變快，報稿的時間以前是五、六點都沒關係，現在就是兩點半以前要報稿，編輯台納編三點就要印稿單，然後三點半還是四點就要開會的樣子.....，所以就變成寫稿的速度要加快（A9）。

技能的話就是.....你寫稿的速度要變比較快，就網路已經進來了啊，就是說現在電視台訊息都要求快嘛，如果媒體一多的話你就要求快速，然後準確（A23）。

這幾年報社記者除了寫新聞外，還要發即時新聞.....這是以前比較少的（A10）。

4. 多媒體及網際網路技能

因應網際網路興起，多媒體能力以及網際網路技能也是重要的新聞工作技能。以報業而言，記者較常被要求的技能包括新聞攝影、影音新聞產製（如聯合報系）。至於電視台部分，包括拍攝、剪接、影音講述能力、編修能力、非線性剪輯—整合聲音、特效、字幕製作能力等都是今日電視台記者可能被要求需具備之技能：

(1) 報業部分：

現在的新聞記者會被要求有更多的技能，過去只要寫稿跟拍照就好，但現在除了文字、拍照和DV攝影之外，網路世界的資訊也必須要懂（A16）。

以前記者的分界是比較明顯的，文字記者就只要寫文字就好，但這幾年報社記者除了寫新聞外，還要發即時新聞，拍影音新聞，還要進行整合行銷的業務，就是編業業配新聞等，這是以前比較少的（A10）。

懂不懂哪一種軟體?懂到什麼階段?不是叫你來當打字員，還要有編修的能力，甚至有設計的能力...現在照片也要編修，文字word至少要很會（A15）。

(2) 電視台部分：

會需要一些基本的多媒體的能力，比如說像以後剪帶子也都數位化了，不會在有用機器來剪帶子，都是用非線，所以以後線性的都會被淘汰，那就要多去熟悉非線的軟體，這是必需的（A27）。

非線性剪接現在對攝影來說是必備的，對文字來說就是至少要會基本的，但不用非常的熟練（A26）。

就是他們要去多學數位化的東西，攝影跟文字還有剪接都要去了解數位化的流程，無帶化（A23）。

(3) 網際網路技能：

現在記者必須要自己學習各種網路世界上的新知，像是PPT和各大論壇等等，你必須要學習使用，不然你會跟不上人家或是漏掉一些新聞消息，但相對於年輕記者就比較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A16）。

(四) 台灣新聞記者現今薪資水準與近十年薪資變化趨勢

1. 台灣報業現今薪資狀況

在探討台灣新聞產業變遷造成的新聞工作與新聞工作技能之轉變後，我們要進一步瞭解台灣新聞媒體現今的薪資狀況，以及近十年來記者的薪資水準變化。表2與表3整理受訪報業與電視新聞台現今之薪資狀況，以新進記者之起薪來看，前四大報記者起薪從兩萬八至三萬七不等，其中以自由時報起薪三萬七最高。前四報以外之報紙，新進記者之起薪約從一萬八至兩萬五不等，其中又以台灣時報與民眾日報最低。至於有經驗之記者，前四報有經驗記者平均薪資約在四萬至五萬不等（但因年資差異使此估計可能較不精確），前四報以外之報紙有經驗記者薪資則約二萬至三萬二不等，其中民眾日報有經驗的記者完全以業務獎金代替薪資，無基本薪資可計。

表 2: 台灣報業現今薪資狀況

報別	現今薪資狀況
聯合報	新進記者 3 萬，有經驗記者平均 4-5 萬、長官可達 10 萬
聯合晚報	新進記者 3 萬，有經驗記者平均 4-5 萬、長官 8-10 萬
自由時報	新進記者 3 萬 7，有經驗記者 4 萬 2 以上
蘋果日報	新進記者 2 萬 8，有經驗記者 4 萬 2，但會因個人差異而調整
民眾日報	新進記者底薪 1 萬 8，其後以業務佣金為主
中國時報	新進記者試用期 3 萬，試用期後 3 萬至 3 萬 6，3、4 年經驗記者 4 萬

工商時報	新進記者試用期 2 萬 6，試用期後 3 萬 3 至 3 萬 6
台灣時報	新進記者 1 萬 8、有經驗記者 2 至 3 萬，均按件計酬
統聯日報	新進記者 2 萬至 2 萬 5、有經驗記者平均約 3 萬
中華日報	新進記者 2 萬初，有經驗記者 3 萬至 3 萬 2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

2. 台灣電視新聞現今薪資狀況

至於電視新聞台，新進記者薪資約兩萬二至兩萬八不等(見表 3)，有經驗之記者則因薪資差異較大，多以談薪為主，薪資資訊也較保密，故較難歸納出平均水準範圍。

表 3: 台灣電視新聞台現今薪資狀況

電視台	現今薪資狀況
民視	新進記者 2 萬 2 至 2 萬 8，有經驗之文字記者 3 萬 1 至 3 萬 5，新進攝影記者 2 萬 8，有經驗攝影記者 4 萬-7 萬
中天	平均薪資 4 萬左右，個人差異大
台視	平均薪資 3 萬 5 至 4 萬，部分新人 2 萬 8 至 2 萬 9
三立	整體薪資 2 萬 5 至 2 萬 6，3 萬 6 至 4 萬之間最多 新進記者 2 萬 2、中階記者 3 萬 5、資深記者 5 萬 5
年代	新進記者起薪 2 萬 5 到 2 萬 8，之後皆為談薪
中視	新進記者起薪 2 萬 8
非凡	不清楚
東森	不能回答
TVBS	不能回答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

3. 台灣報業近年薪資變化

而近十年來台灣報業記者薪資水準變化(見表 4)，不論前四大報或其他報紙，均出現明顯的下滑，無一家報紙記者的薪資出現成長，特別是新進記者起薪部分，下降最為明顯。而近十年記者薪資水準下降的確切因素，下節將進一步探究。

表 4: 台灣報業記者近年薪資水準之變化

報別	薪資水準變化
聯合報	新進記者起薪由四萬降至三萬，線上記者多年未調薪
自由時報	新進記者起薪由四萬二降至三萬七，線上記者多年未調薪
蘋果日報	新進記者薪資由三萬六降至兩萬八左右，有經驗記者從四萬五降至四萬二左右，但會因人而有差異
民眾日報	從有薪資改為無薪資，記者酬勞來自拉廣告之業務佣金
中國時報	新進記者起薪由四萬二降至三萬，線上記者調薪幅度與頻率大減
工商時報	新進記者起薪由四萬降至三萬，線上記者加薪幅度與頻率大減
經濟日報	不能回答
台灣時報	起薪由二萬五降至一萬八，線上記者民國 80 年薪水打 7 折，至今未回復
統聯日報	薪資降低，但採業採合一，會有佣金收入
中華日報	薪資降低，且由於國民黨清算黨產年資歸零，所有資深記者單一薪三萬至三萬五(依路線而不同)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

4. 台灣電視台近年薪資變化

與報業狀況近似，台灣電視新聞台記者近十年薪資亦呈現明顯下滑趨勢(見表 5)。

表 5: 台灣電視新聞台近年薪資水準變化

電視台	薪資水準變化
民視	薪資下降，開播頭兩年新進起薪 5-7 萬，現在 3-4 萬，資深記者不到 6 萬
TVBS	薪資下降，開台時平均有 4-5 萬
東森	薪資下降，開台時平均有 3 萬 5 至 4 萬
台視	由高變低，三台時期，攝影或文字記者薪資 6-7 萬，新聞台增加後，攝影記者起薪降為 2 萬 5
年代	薪資下降，攝影記者僅剩 2 萬

非凡	薪資下降，有線電視剛出現時，新進記者 4 萬左右，有經驗記者 5-6 萬，現在新進記者不到 3 萬，一兩年經驗 3 萬 6-3 萬 8，三年經驗 4 萬 5-4 萬 6
三立	薪資下降，15 年前新進記者 3 萬多，現在新進記者 2 萬 2
中天	薪資下降
中視	薪資下降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

(五)台灣新聞記者實質薪資下降之內涵

進一步追溯台灣新聞記者薪資下降的內涵，較普遍被觀察到的現象包括：新記者起薪大幅降低、線上記者加薪不易、公司傾向用薪資低廉之新記者、相關福利與獎金縮水、及要求記者部分工作器材自購等。

1. 新記者起薪大幅滑落

台灣新聞記者薪資下降的第一個內涵是新記者的起薪大幅滑落，而此現象又與前述新聞工作的去技術化相關。

現在的新聞從業人員畢業之後當下的素質和以前不太一樣，新聞稿寫不來，因為他都上網阿，反新聞、電視台都這麼做阿，把youtube畫面play，只要再開個場，畫面多有趣，再下個ending。你沒有那麼大的能力，為什麼要給你這麼高，做這樣的新聞很多人都會阿，leader或給pay的人會這樣思考（A30）。

薪資沒有增加，新進記者的薪水反而還是倒退的..... 那十年前，兩千年那時候是完全沒有經驗進來就是四萬二，那個時候自由時報就是這樣，所以光是我經歷媒體的報社不同階段，就有這樣子的變化，現在等於是倒退回去十年前，然後還不如十年前的薪水（A8）。

現在新進記者的薪資不如以前，如果是蘋果日報以外的報業，新進的碩士畢業記者，薪水大概不到4萬元。八十三年我在中國時報的時後大約是四、五萬元，現在新進的薪水大概是兩萬八至三萬二千元。現在新進記者的薪水跟過去真的差別很大，所以就整個新聞產業的結構來看，對於新進記者是比較吃虧（A16）。

新人進來是越來越低，平均都拉低了，拉低很多，大概就像我剛才說的兩萬二嘛，現在請一個新人的代價是兩萬二，那我們當初入行的時候是三萬多塊，他是一個從高然後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訪員：中間有曾經回升過嗎？沒有？）沒有，你跟老三台時候比的話不會回升啊，自從有線

電視加入之後就是拉，一直降低降低（訪員：然後網路再來再下去這樣）對，網路現在看起來是再降低（A23）。

有線電視剛出現的那個時候，像我這樣有經驗的，談的空間大到可以五到六萬，而新進的也可以談到四萬上下。到現在新進人員沒經驗的根本進不來，進來之後薪水可能連三萬都不到（A30）。

2. 線上記者加薪不易

一個行業通常你久了，你比較senior以後你的薪水應該增加對不對，因為你越來越有經驗，可是在這個行業很奇怪，就是說你senior或不senior就差不多在那個薪資水準上，所以他只要用新人就好了啊，我覺得電視台更嚴重（A14）。

太久沒加薪，在這一次之前中國時報已經非常多年沒有加薪，非常多年，我進中國時報二千年到現在，就沒有這種全面性的加薪，沒有全面性的加薪……我覺得媒體業是，我比較更憂慮的，是薪資一直都停滯不前，跟很多行業比較起來，過了五年甚至於十年之後，媒體界當前趨勢大多數的人是五年或十年後薪水只加一點點，可是原本很多比你起薪低的行業，過了五年或十年後他的薪水加的幅度，就是他靠個人表現、優秀表現可以去加薪幅度，是遠超過於五成，所以我覺得新聞界真正讓人憂慮的是在這邊……加薪的可能性低，加薪的幅度變得也很小，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以進入這個行業之後，更可以看出來為什麼新聞界流動的這麼大（A8）。

報社這十年以內薪資都沒有成長，也許每年給你調個五百塊，你看調到什麼時候啊，五百塊十年也不過調五千塊，我是有一點點不太了解其他產業啦，我如果看總體數字啦，大家都平均兩萬八，我也不知道，可能差不多吧，起薪可能差不多，可是我覺得到過了十年之後，就是別的行業人家工作十年可能人家跳了很多這邊還是這樣（A14）。

我覺得近十年都沒有動，一直到我們這次調薪（A13）。

我加薪就是前幾年而已，之後都沒加，十年來加三次，每次加兩千塊，但是都在前面兩、三年，後面六、七年都沒加，上次加好像是2004年吧（A9）。

我入行是報禁還沒有開放之前，所以待遇其實是不錯的，但是報禁開放以後，很多新媒體出來，像電子媒體，從三台到有線電視的茁壯，加上壹傳媒的進來，所以競爭增大以後，其實很多媒體，包括蘋果也一樣，其實很多年沒有調薪（A6）。

加薪的速度更是誇張，一年3%然後十年加一次，然後景氣不好老闆還考

慮減你的薪，這算什麼呢？做心酸的，做功德的（A24）。

我在（電視）新聞界大概十八年，感覺上好像只有前幾年加薪，很多人都反應這幾年沒有加薪，以前好像一個時間到了就會給一點小小的加薪（A21）。

3. 傾向進用薪資成本低之新記者並裁撤資深記者

現在媒體的趨勢就是用便宜的價錢，去操年輕的記者（A2）。

因為像以前那些薪水高的老記者都被辭退了，記者薪水的平均值就被拉下來了（A9）。

我覺得還是供給跟需求，因為她隨便找都有人來應徵，他怕什麼呢？.....現在的報紙也不需要senior，我的意思是說，你要把報紙填滿很容易啊，東抓西抓就一大堆新聞啊，哪裡還需要senior的記者（A14）。

因為媒體增加了以後，雖然記者的需求量增多了，會有很多的記者，但是業者本身並不想要花很多的成本來聘請比如說薪水比較高的記者，原則上他就會用很多新人，比如說一些剛畢業的新人，用比較少的薪資，價錢可能二、三萬聘請（A21）。

現在有家電視台叫ERA，這個你不要講是我講的！他們是用勞委會的最低薪資才聘用一個完全沒有經驗的人，那個不是兩萬二喔！據說有這種事情啦！那只要他們敢幹這種事情的話，那就可想而知，他們裡面的管理部門或是管薪資的人，他們對一個記者的思考態度是什麼觀念。最糟糕的一點是，這裡面大部份的人都曾經是記者，一種惡性循環（A20）。

4. 福利及獎金縮減

所有稿費都沒有了，以前稿費很多。（訪員：稿費是特稿？）對，有一些東西可以，就是分析稿，或是說可能幫忙整理什麼座談會，他會有稿費，阿不然就是拍照什麼的，那個都沒有了，最近四年都沒有了，所以要說變少應該是這些變少。（訪員：那過去有一些獎金這些有變少嗎？）當然變少，一定變少，以前獨家獎金老闆給你十萬之類的，現在都沒有（A13）。

聯合報以前待遇是很好的，但現在稿費都沒有了，一些以前有的福利現在也慢慢取消（A4）。

過去比較好的時候，端午節、中秋節都有一些額外的，現在完全沒有，也沒有稿費，形同是減薪，當然因為我們現在改變老闆，以我們報社來講的話，以前我們還可以好到晚上回家還有交通車坐，你就知道那個差別多大.....福利

就都沒有了，然後通常年終都有年終獎金嘛，那個也沒了，就變得很少啦，以前是好幾個月啊，後來變成零點幾個月（A14）。

現在很多報社根本沒有獨家獎金，蘋果也沒有獨家獎金。這部分有兩個，一個是有的報社已經完全取消獨家獎金，那即使還有發獨家獎金的，那個獨家獎金的數目也比過去少非常多，所以激勵新聞記者有獨家新聞這種獨特表現的誘因大幅地降低，我們剛才講的是獨家新聞的記者，另外一種是觀察分析的記者，就是寫特稿，現在多數的報社就已經取消稿費，或即使剩下稿費，像中國時報的稿費是一個字0.3元，三角，一千字的文章稿費三百，所以鼓勵記者大量挖掘獨家新聞還有去大量發入深入看法的特稿的那種誘因，大量的下降（A8）。

特稿一個字多少錢有變少，以前是一元，現在變成0.4 還是 0.5，很少（A2）。

獎金的額度，我覺得要看主事者，曾經有一兩年的獎金非常地好，一個他認可的獨家或是專題，一則稿子的獎金就一千五到兩千塊，可是現在的獎金通常是五百到一千，如果是用則數來算的話，一個月的獎金是有變少。（訪員：那除了獎金以外，像特稿、照片這些有變多還是變少嗎？）應該是有變少，現在特稿是0.5，然後照片一則圖說是兩百五，如果只有照片一則是一百五還是兩百，可是現在照片用的量少，因為像以前交一個專題可以拿到兩千四，稿子以外照片可以見三則，還可以拿到獎金兩千塊，兩千字的稿子你可能可以拿到四、五千塊的獎金，現在很難啦，幾乎不到一半（A9）。

壓縮我們的福利，我們以前剛進來有手機補助費，我最多還拿過兩千耶，一個月，現在過去三年內都沒有補助，最近才恢復，然後值夜班的車資，夜班可以補助一百五十塊車資，之前有現在也沒有，然後還有，我們以前還有餐費，中午吃飯的餐費，還有……很多補貼，都全部都取消了，都沒了。（訪員：是只有貴公司是這樣還是其他也都？）其他電視台也是有補助手機費，但是都有降低，但是其實我們記者的手機費是最不能降的，因為我們要常常講電話，那但是後來不補助之後，大家就能夠用公司的電話打就用公司的電話打，他的福利一直在縮減，各家電視台都差不多（A23）。

5. 部分工作器材由公司提供轉成自購

而且我們報社什麼都要我們自己付耶，從電腦、相機都是我們自己買的，不像自由是公司發給他們電腦、相機，相機大概三年就換一台吧，這些東西算是有形的物質、有價物質吧，所以這個問題以自由來看是成立的，可是我們沒有，我們都自己買，所以是沒有影響的（A11）。

而且現在全部的硬體設備，聯合都不提供，自己要自備電腦、數位相機和DV攝影機。雖然中央社和自由時報有補助設備，但是它們會有條件的求，例如你至少要待在公司二至三年，不然就是要賠償（A4）。

(六)台灣新聞勞動市場對新聞記者薪資水準之影響

1. 近年台灣報業勞動市場之供給需求

而在台灣新聞勞動市場的供給需求狀況上，扣除未直接回答或不知道者之受訪者，認為台灣新聞勞動市場供給大於需求的比率高達92.86%。至於受訪者認為勞動市場供給大於需求的原因包括：新聞傳播與相關畢業生過多、新聞去技術化後專業門檻低、以及平面媒體市場飽和等等。

(1)新聞工作者之生產：

我覺得是過剩，供給的部分，因為所有學校的新聞啦、大傳啦，那個系所都沒有減少，所以那個學生一直出來，而且加上其他的系所，對新聞這個工作有興趣的人也在增加，所以我覺得供給應該是過剩的（A13）。

目前台灣新聞勞動產業供給是過多，學生的反應是他們找不到工作。因為自己帶的一些實習生或是問其他人，他們想要進報社可是找不到工作（A4）。

我覺得過剩耶，你不覺得現在很多新聞系畢業的人找不到工作？因為這個系還蠻多的，我不曉得一年有多少畢業生，而且還有廣告系什麼的算進去，可是現在沒有那麼多報紙，沒有那麼多公司啊。我這樣講，就我們報紙來講，我沒看到什麼新人進來，最近招考很少，過去我覺得我還蠻常interview一些人，最近好像很少了，差不多十年前好像每年都在缺人一樣，最近都是因為有人退休才補（A14）。

(2)新聞去技術化及專業門檻降低：

新聞產業的人才供給量太多、進入的門檻太低，也導致台灣新聞記者的薪資水準是偏低（A4）。

以前記者大部分都是新聞系或大傳系，現在變成每個科系都會來。但現在機會比較少，人力控管也比較緊了（A2）。

(3)平面市場呈現飽和：

平面媒體使早就已經飽和了，所以平面媒體已經好多年很多媒體都是人事凍結，都只有內調，很少外找，但電視台都還是不斷地在大量聘用薪水低的

(A8)。

當然是供給過剩，薪資結構才拉不高，很多媒體刊物都停刊了，這幾年也沒有什麼新的媒體，只有一家蘋果日報算新的媒體。這是供給需求的問題 (A1)。

2. 近年台灣電視新聞勞動市場之供給與需求

而依據所訪問之電視新聞媒體，扣除未回答或回答不知道者，認為台灣電視新聞勞動市場供給過剩者佔54.55%，認為需求大於供給者佔18.18%，認為缺乏好人才，但不合格之人才過多者，佔27.27%。至於供給大於需求的原因，大致上也是新聞傳播與相關畢業生多、新聞專業門檻低、以及媒體市場飽和。

畢業生都找不到工作，因為職缺沒有增加嘛，那每年都會有人畢業，那老人都沒有退啊，那新人要怎麼找工作，那你電視台也不可能再增加了，報社也不會再開了，網路媒體也沒了，所以這個新聞的職缺是供需失調，求不應供，不是供不應求，因為我需求的人力每年只需求一千個，可是畢業學生可能有一萬個，現在問題就在這邊，我都跟大家說不要再念傳播科系了 (A23)。

新的很多人想要進來，但是不見得進得來，但是進來的時候，到了一定程度你不見得待得住，但是就會變成新的可能多，想要進到這個場域，但是到了有經驗的這個階段上面的人就不見得這麼多 (A29)。

整個新聞從業人員市場則有點過度供給，市場是飽和的、萎縮的，市場需求面沒這麼大，可是學校畢業的還是這麼多，再加上畢業的素質，學校在教育上不約略做調整，你也會讓學生在供過於求的大環境下不利，培養出來的質跟能也不是業界所需要的，只是教科書上教出來的，讓他們的競爭力脆弱，就更不用想薪水有多高了 (A30)。

我覺得兩個部分，同時缺乏跟過剩，這是因為中間階層的缺乏，當然主管你不用講，因為主管等於是像壹個金字塔一樣，上面的主管絕對是有的，因為你要找主管不難，因為主管的數量少嘛，基層這一塊是因為相關科系畢業的很多，起薪又低，所以也不難找到，但是做了一定資歷的中階，他資歷很夠，他做新聞很有經驗、路線也熟，對公司來說交給他很放心，應該這麼說就是非常能夠獨當一面的記者或資深記者，這一塊是非常缺的 (A26)。

3. 新聞勞動市場供需對記者薪資水準之影響

當然是供給過剩，薪資結構才拉不高，很多媒體刊物都停刊了，這幾年也沒有什麼新的媒體，只有一家蘋果日報算新的媒體。這是供給需求的問題，你

看薪資結構拉不高，就是因為供給太多、需求太少（A1）。

尤其是新聞科系又很多，這個科系畢業的人人數又很多，所以報業老闆根本就不怕會找不到人進來，不願意給很高的薪水。前幾年經濟、景氣不好的時候，報社就會緊縮人力，就不願意付出更高的薪水去留住一些原來的老記者，因為這些人對成本造成最大的負擔（A9）。

(七)新科技的應用對記者薪資之影響

而在新傳播科技運用與新聞記者薪資關係上，部分媒體受訪者認為無直接關係，但認為新科技運用和就業機會、薪資水準確實有關者，大部分指出科技是透過產業與人力替代因素才產生作用，包括：網際網路使新聞市場競爭更為激烈，個別媒體可獲得的廣告與營收下降，以及科技運用使得媒介可以聘用更少的記者來負擔相同甚或更多工作，而科技運用造成的去技術化，也使得新聞工作者可取代性增加，薪資受到壓抑。

如果網路使得報紙這個產業一直下降，薪資就可能下降，所以depend on 產業，而不是科技本身（A13）。

網路讓平面媒體的市場萎縮了，就業的機會就變少了...趨勢就是新記者薪資就是壓低，不會因為你這個（科技）比較行就給你比較多（A2）。

新科技的使用過去十年蓬勃發展，所以的確記者能夠供稿的範圍跟數量比過去大很多，所以這個部分也讓人力精簡會更加速.....（A8）。

網路化之後一定會有影響，而且薪資有些甚至越來越低，因為人人都可以當記者了，你不覺得嗎，我不知道啦，我們以前經過專業訓練是非常嚴格的，而且被總編輯採訪主任訓練得罵得跟什麼一樣，哪像現在啊，現在動不動就寫一寫就SEND出去，那個品質，我不知道欸，我覺得還是差很多（A7）。

全面網路化後，你也可以當記者，他也可以當記者，我也可以當記者，我在家就可以POST新聞給你，我PO新聞給你，我可能PO一則多少錢，所以大家都是變成記者，對現在的記者來講，就是會壓縮到他的薪資表現，因為老闆會覺得說，我隨便這樣子就可以找到很多人幫我提供這個訊息，那我還需要一個像你這樣的一個資深記者，可以把新聞包裝得很漂亮什麼什麼的，我還需要你嗎？他可能就會去思考說我需不需要這樣的人（A23）。

(八)近年影響台灣新聞記者薪資變動之主要因素

1. 近十年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化的重要原因

而根據受訪報業以及電視新聞台，我們整理出受訪媒體所認知的，近十年影響台灣記者薪資水準的重要原因(見表 6)。報業部分，前五大因素包括：整體新聞產業獲利下降、總體經濟成長趨緩、經營者不理想、新科技平台瓜分廣告來源、以及大量裁撤高薪的資深記者。至於電視新聞台部分，前五大因素為：電視新聞市場過度競爭、總體經濟成長趨緩、經營者不佳、黨政軍退出媒體、以及壹傳媒加入市場。受訪報業與電視台共同均指陳的因素則包括：產業市場因素(產業獲利下降/產業市場過度競爭)、總體經濟成長趨緩、經營者不佳、壹傳媒集團加入台灣市場等等。因此，歸納台灣近十年新聞記者薪資水準下降，主要乃受到(1) 產業市場結構、(2) 經濟成長、(3) 經營者問題、(4) 新科技因素、與(5) 勞動市場狀態等所影響與牽動。

表 6: 近十年影響臺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動之重要因素

報紙			電視		
整體報紙新聞產業獲利下降	8	31%	電視新聞市場過度競爭	7	27%
總體經濟成長趨緩	4	15%	總體經濟成長趨緩	5	19%
經營者不佳	4	15%	經營者不佳	3	12%
新科技管道瓜分廣告來源	3	11%	黨政軍退出媒體	3	12%
大量裁撤高薪資深記者	3	11%	壹傳媒加入市場	2	8%
競爭者太多/蘋果日報進入市場	2	8%	個人表現	2	8%
閱聽眾偏好改變	1	4%	未回答	2	8%
公司規模大小	1	4%	勞動供給過量	1	4%
			科技導致工作技能降低	1	4%
總計	26	100%	總計	26	100%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

2. 個別公司對新聞記者薪資水準決定之考量

至於個別公司對公司內記者薪資標準之決定，雖然多由報老闆個人意志為決定，但老闆所依循之考量依據受訪媒體，最重要者可歸納為三點：(1) 參考同業之薪資水準、(2) 公司之獲利盈餘，以及最重要的，(3) 對大環境的評估及對產業前景之考量等：

公司會看同業給多少薪水，其實大家都會這樣去做比較，但還是會看公司的盈餘(A4)。

那當然就是不賺錢，或者說賺得少啦，沒以前賺的多……，應該是要維持一定的利潤吧，也許他還是賺錢的，可是他就是給員工越來越少，所以我想資方跟勞方的看法是有一點差的（A14）。

如果過去曾是線上記者，就看它過去的薪資大概是怎樣，新進記者就從各報的起薪來給（A10）。

這個人進來薪水高或低，加不加薪，則取決於剛剛對產業大環境的考量，公司盈餘考慮頂多影響到年終(獎金)（A30）。

報紙比較危險的是，已經比較像夕陽產業了，老闆危機感很重，像現在紙很貴，印刷下來很不划算，是真的影響蠻大的，就是因為這個危機感，老闆把錢掐得很緊（A2）。

（九）台灣新聞媒體的加薪制度與決定加薪之因素

1. 全面加薪制度與個人加薪制度

台灣新聞媒體是否存在有系統且實際運行之制度，以決定記者薪資標準，並常態化與制度化加薪（指全面而非個人加薪）？依據受訪媒體指出（見表7），缺乏制度是台灣線上記者薪資難以成長的重要原因，因產業與經濟成長狀態疲弱時，企業主通常會要求工作者共體時艱，以停滯加薪甚或減薪為因應，然而當企業獲利穩定，企業主卻未必會雨露均霑，其尚會考量投資、未來景氣、產業狀態與個人利益問題等等（見下節），使得新聞工作者的薪資待遇與有固定加薪制度之產業相較，處於極度缺乏保障之狀態。

像我現在跑其他科技產業，他們那種上市櫃公司通常會有一定的薪酬制度，所以他們主要營收增加或是獲利增加，就一定會固定地調薪，可是在自由時報，因為我們不是上市櫃公司，是依照老闆自己決定要不要給員工加薪。（訪員：以你剛剛說的那些科技產業為例，按照他們加薪的制度，大概幾年會加一次？）有的很快，因為我問到他們在產業景氣好的時候，一年可能會調很多次薪，一次都會有3到5%不等，會有固定的調薪，景氣好的時候還會多發一些人工分紅，前一年的獲利很好，隔一年的分紅就會成長，比較起來他們的加薪有保障且沒有像我們這麼低（A9）。

由於台灣新聞媒體針對全面性加薪缺乏制度與機制，因此幾乎全憑企業主的恩惠與主觀喜好和個人判斷來決定加薪，其導致的結果即是台灣新聞記者加薪長久停滯，且依據訪談結果顯示，即使台灣新聞產業整體營收成長停滯或下降，但大部分個別媒體仍持續營利且甚至有不錯的獲益，然而在缺乏全面加薪制度下，企業主並不打算也沒有壓力要將獲利盈餘與員工分享。

至於個人加薪是否制度化？新聞媒體有健全體制者的比例也不算太高，但新聞台優於報業。

表 7：個人加薪制度之有無

	報紙媒體	電視媒體
有制度	聯合報系	TVBS、中視、台視、東森、三立、年代
無制度	中時報系、自由時報、蘋果日報、民眾日報、 中華日報、台灣時報、聯統日報	民視、中天、非凡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

針對個人加薪之制度內容(見表 8)，報業中僅聯合報系有較明確的制度，但其薪幅制原理上更接近是薪資分配，同一部門有人加薪就必須有人減薪，亦即將薪資由一部份工作者移到另一些工作者身上，用意旨在激發員工間的競爭及爭取績效，以促進公司的營收成長。至於缺乏制度作為加薪依據的其他報紙，其加薪與否多是由老闆的自由意志決定，或是老闆或主管對工作者的工作表現之主觀判斷為決定，人治之意味較為濃厚。

而電視新聞台部分，有加薪制度者不在少數，其制度標準主要包括：考評、年資資歷及出缺勤狀況，至於無制度者之狀況類同報業，多是由主管依其意志主觀判斷。

表 8：制度內容

報紙	有制度之制度內容	電視台	有制度之制度內容
聯合報	薪幅制	TVBS 中視 台視 東森 三立 年代	屬主管人事權，主要依考評及年資 依據考績、年資、出缺勤 主要依據考績、出缺勤以及職等制 主要依據資歷 主要依據資歷 主要依據資歷
報紙	無制度之加薪依據	電視台	無制度之加薪依據
自由時報	老闆自由意志	民視	主管主觀判斷
聯統日報	老闆自由意志	非凡	主管主觀判斷
台灣時報	依工作表現	中天	主管主觀判斷，但實務工作內容有影響
蘋果日報	依工作表現，且有減薪制度		
中時報系	無制度且無原則		
民眾日報	無制度且無原則		
中華日報	無制度且無原則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

至於加薪頻率(見表9)與加薪幅度(見表10)，由於報業與新聞台均缺乏全面加薪制度，因此加薪頻率多不固定，至於加薪幅度則通常依據公司慣例或無固定基準。

表 9:加薪頻率

	報紙		電視	
不固定	10	91%	7	78%
未回答	1	9%	2	22%
總計	11	100%	9	100%

單位：家數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

表 10:加薪幅度

報紙			電視		
不固定	6	54%	不固定	3	33%
2千-3千	1	9%	1千-3千	1	11%
3%	1	9%	最高三千	1	11%
未回答	3	27%	3%	1	11%
			最高4%	1	11%
			3%-5%	1	11%
			未回答	1	11%
總計	11	100%	總計	9	100%

單位：家數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

2. 個別公司考慮是否全面加薪之因素

至於報社或電視台判斷是否全面加薪之考量包括：(1) 經濟景氣、(2) 產業前景考量、(3) 公司盈餘狀況及成本控制、(4) 是否再投資、(5) 鼓舞士氣、以及 (6) 與同業的比較等等：

兩種原因，一種是確實有賺，另外一種是報社沒有賺、沒有盈餘的情況之下，有時候也會加薪，第二種純粹是要鼓舞士氣 (A8)。

廣告收入吧，廣告收入好的時候，老闆當然相對.....我的收入多了，當然相對可以付出去的比較多啊，我相對如果少的話，我相對就比較少啊，而且前幾年的經濟不景氣的話，相對老闆也會比較保守 (A29)。

一定是不虧錢啊，第二個就是賺錢賺到他覺得OK，然後而且他沒有再投資，他再投資就沒有了（A13）。

他永遠就是要我們在成本上做控制，這是我看到我們公司內部的東西。那這個東西當然相對上會壓縮新聞部可運用的資源嘛！資源包括人跟器材，還有甚至調薪幅度的空間，這些東西都會影響（A20）。

新老闆就是去年加了百分之三，那老闆也很愛面子啊，別人都在加薪我們怎麼可以不加薪，所以就平均發了百分之三（A14）。

老闆的抉擇。老闆不願意把那個媒體像以前那樣子整個好好的建立好，那沒有辦法阿，當然老闆的抉擇在取決於市場生態環境改變（A7）。

加不加薪，則取決於剛剛對產業大環境的考量，公司盈餘考慮頂多影響到年終（獎金）（A30）。

(十)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動與新聞品質之關係

而新聞記者薪資水準之變動是否會影響新聞產製及新聞品質？在報業受訪者約11%認為不受影響，因擔任新聞記者人物之特殊性，使記者本就會對新聞全力以赴，薪資待遇不是最重要的影響。然而也有高達83%的報業受訪者認為新聞記者愈趨低落的薪資趨勢，不但會影響工作意願與工作投入，也使記者越易生危機感而導致更容易與企業主和主管妥協，造成記者的專業自主性更易喪失，而低落的薪資也讓記者更願意接受業配新聞，並逐漸習慣從業務分紅取得薪資補貼。最後，記者薪資的低落化讓好的人才不願進入新聞業，以上均造成新聞品質與報業長久發展之隱憂。

在電視新聞台部分，約16%受訪者認為薪資水準變動不至於影響新聞產製與品質，因記者的動力來源是熱忱、道德與社會正義感而非純粹是金錢。但也有受訪者認為薪資低導致記者流動速度變快，新聞產製將長期處於進用缺乏經驗的新記者，新聞品質將日益低下。另外，低薪使記者自尊低落、對工作難以產生自我肯定與成就感，故也會影響新聞表現。

(十一)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滿意度、離職因素、以及對改善薪資之建議

1. 台灣新聞記者薪資合理與否

至於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是否合理？高達81.8%的報業受訪者認為偏低，77.8%的電視新聞台受訪者認為偏低。受訪者認為記者薪資不合理之因素包括：(1) 記者工作量較過去十年明顯增加、(2) 記者加薪速度過於緩慢、(3) 起薪與福利不斷縮減、(4) 記者薪資水準相較其他產業不斷下滑。

2. 台灣新聞記者離開新聞工作之原因

而近年新聞記者決定離開新聞崗位的因素(見表 11)，薪資因素在報業記者與電視新聞記者工作中均排第一位，報業記者離職因素前五名包括：薪資太低、感覺新聞工作缺乏前途、工作與家庭生活衝突、新聞工作環境惡化、及工作量太大及工時太長等。至於在電視新聞記者部分，記者離開工作崗位的因素包括：薪資太低、工作量太大及工時太長、同業挖角等，其他也包括感覺新聞工作無前途、工作未獲尊重、工作與家庭生活衝突等。而報業受訪者與新聞台受訪者共同指出的因素則包括：(1) 薪資太低、(2) 感覺工作無前途、(3) 工作與家庭生活衝突、(4) 工作量太大及工時太長。

表11:新聞記者離開新聞工作之原因列表

報紙			電視		
薪資太低	9	28%	薪資太低	7	26%
感覺新聞工作無前途	8	25%	工作量太大、工時太長	5	19%
工作與家庭生活衝突	4	13%	同業挖角	3	11%
新聞工作環境惡化	4	13%	感覺新聞工作無前途	1	4%
工作量太大、工時太長	2	6%	工作未獲尊重	1	4%
不利自我成長	1	3%	工作與家庭生活衝突	1	4%
成就感低	1	3%	工作意外	1	4%
缺乏工作權保障	1	3%	職業倦怠	1	4%
對報社發展缺乏信心	1	3%	已學到想學的技能	1	4%
與主管意見不合	1	3%	不適合	1	4%
			已賺夠所需金錢	1	4%
			新聞工作環境惡化	1	4%
			對職場內部的鬥爭感到灰心	1	4%
			個人生涯規劃	1	4%
			未回答	1	4%
總計	32	100%	總計	27	100%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

(十二) 改善新聞記者薪資待遇之建議辦法

最後，在改善記者薪資待遇的建議上，報業受訪者的主要建議包括：(1) 政府協助報業尋找新的獲利模式、(2) 政府要有針對新聞媒體產業之政策，協助市場秩序與產業

結構正常化，減少新聞媒體數目，讓市場惡性競爭狀況減緩、(3) 若記者薪資結構難以變動的情況下，應考慮津貼與補助制度、(4) 教育經營者更有社會責任感，願意不再控制、扭曲報業，使新聞朝正軌發展、(5) 政府介入規範新記者的起薪，建立合理的新聞記者最低薪資標準，以遏止新聞記者起薪不斷下滑之趨勢。

電視新聞台部分，受訪者的主要建議包括：(1) 政府政策協助導正產業市場結構中業者過多、過度競爭與平均獲利微薄導致優質新聞產製資源不足等問題、(2) 建立全面加薪的制度（包括機動加薪與固定加薪之標準）及資深記者制度，使新聞記者的薪資與工作可以有長期展望，能吸引更多人才，並留住人才為新聞界努力、(3) 研究企業規約，檢視記者工作的合理性、(4) 強化工會的能力與力量、(5) 教育經營者學習尊重勞動權益以及新聞工作的專業自主性，而不只是唯利是圖、(6) 建立取代收視率的新制度以產生評估優質新聞內容的更好標準。

六、參考文獻

- 王泰俐(2004)。〈電視新聞節目「感官主義」之初探研究〉，《新聞學研究》，81：1-41。
- 行政院勞委會(2010)。〈99年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台北：作者。
- 林富美(2006)。《台灣新聞工作者與藝人》，台北：秀威。
- 林富美(1997)。〈聯合報的薪酬策略〉，《新聞學研究》，54：269-290。
- 林信昌、臧國仁(2000)。〈新聞從業人員之工作倦怠現象--以臺北市平面媒體路線記者為例〉，《新聞學研究》，63:91-135。
- 林征霆(1992)。《薪酬策略與企業策略類型之配合成效》，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范立達(2007)。《記者拒絕證言權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銘祥(2002)。《通信的規範結構與通信變革》，台北：韋伯文化。
- 項賓和(2002)。《轉換型領導、內外控取向與工作滿足之關係研究—以台灣地區電視台新聞記者為例》，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昌德(2008)。〈大媒體，小記者：報禁解除後讀媒體勞動條件與工作者組織〉，《新聞學研究》，95:239-268。
- 劉昌德(2005)。〈媒體集團化下的新聞工作者：從中晚停刊事件看媒體勞動權〉，《當代》，220:74-82。
- 劉昌德(2003)。〈是無冕王，還是勞工？台灣新聞工作者勞動條件之調查分析〉。新竹，台灣：中華傳播學會，9月6日。
- 劉玉惠(1991)。《工作壓力的實驗研究—以台北市報社記者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

- 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佩穎(2005)。〈新媒體科技發展對媒體組織人力資源之影響〉，《傳播管理學刊》，第六卷，第1期，125-142。
- 蔡美玲(2004)。《薪資管理與服務業第一線員工服務品質之關聯性研究——以餐飲業為例》，中原大學碩士論文。
- Adam Smith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 Aghion, P., & Howitt, P. (1998).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ecker, G. S. (1964).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cker, L. B., & Vlad, T. (2009). Shorting j-grads. *Editor & Publisher*, 142(9), 14-14.
- Berte, K., & Bens, E. D. (2008). Newspapers go for advertis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a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Journalism Studies* 9(5), 692-703.
- Braverman, H. (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Carey, J. (1989). Time, space and the telegraph In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pp. 210-229). New York: Routledge.
- Colamosca, A. (1999). Pay for journal : what's lifting it? Will it keep rising? Why are we still playing catch-up? *Columbia Journal Review*, July/August, 24-28.
- D. Ricardo(1957).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Dent & Sons Co.
- Deuze, M., & Paulussen, S. (2002). Research note: Online journalism in the low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237-245.
- Dordick, & Wang. (199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In Dordick & S. Herbert (Eds.),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trospective view* (pp. 8-58).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oust, J. C. (2005). *Online Journalism: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news for the web*. Scottsdale: Holcomb Hathaway, Publishers, Inc.
- Fu, H. (2002). *The Internet and the newsgathering process: An examination on the newspaper industry in Taiwa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Taiwan, Shinzhu.
- Gerhart & Milkovich 1990 ◦ Milkovich T., & Boudreau JW. (1994).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10
- Galbraith, J. K. (2000). *Created unequ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iffing, M. J. (2001). Wages or Fees? How to Determine Which is Which? *Payroll Manager's Report*, 1(2), 1-4.

- Isaacs, S. D. (1999). Riding the digital wave into journalism: Is it the best wave for students to catch? *Nieman Reports, Spring*, 23-24.
- John Bates Clark(1899/ 2005). *Distribution of Wealth*. New York: Cosimo Inc.
- Jhon Davidson(1898/2010). *The Bargain Theory OF Wage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 Keynes, J.M.(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C.W., VII(1973)
- Lacy, S., & Blanchard, A. (2003). The impact of public ownership, profits, and competition on number of newsroom employees and starting salaries in mid-sized daily newspapers. *J&MC Quarterly*, 80(4), 949-968.
- Lin, H.-L. (2001). The challenge of news ethics in the digital age. *Asia Studies*, 39, 74-114.
- Liu, C.-D. (2004). *Technology, media workers, and the labor process: ICTs' influence on Taiwanese newspaper journalists and freelancer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mpl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 Liu, C.-D. (2006). De-skilling effects on journalists: ICTs and the labour process of Taiwanese newspaper reporter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695-714.
- Miles & Snow (1984). Designing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System. *Organization Dynamics*, 13, pp. 35-52.
- Pavlik, J. (2000).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journalism. *Joualism Studies*, 1(2), 229-237.
- Phipps, J. L. (1998). Low-pay, long-day path no longer lures beginners. *Editor & Publisher*, 131(47), 32-34.
- Robbins, S. P. (1978). *Personnel: The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New Jersey: Prentice-Hill.
- Samaddar, R. (1994). *Workers and Automation: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in the Newspaper Industry*. New Delhi: Sage.
- Soete, L. (2001). ICTs, knowledge work and employment: The challenges to Europ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0(2), 143-163.
- Stephen Lacy & Alan Blanchard(2003). The Impact of Public Ownership, Profits, and Competition on Number of Newsroom Employees and Starting Salaries in Mid-sized Daily Newspaper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0:4, 949-968
- Stovall, J. G. (2004). *Web journalism: Practice and promise of a new medium* Pearson Education, Inc.
- Tien, Y.-h. (2001). *Study on 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 by ETtoday.com journalis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Ming-Chuan University.

Wang, W.-C. (2009). *Origins of labor market changes in the transition to an information economy: Wage structure,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after 1990*.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ustin.

Webster, F., & Robins, K. (198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Luddite analysis*. Norwood, NJ: Alex Publication Corporation.

Weber, C.L. & Rynes, S.L. (1991). *Effects of Compensation Strategy on Pay Decis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4, pp.86-109.

Williams, C. C. (2007). *Rethinking the future of work*.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網路資料:

2008 記者轉職意願調查 (無日期)。台北市：1111 人力銀行。2009 年 12 月 19 日，取自：<http://www.1111.com.tw/zone/pr/headline.asp?autono=1834>

七、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目標中高度相符，目前也朝預期目標：中英文研討會與中英文期刊各一篇的方向努力。而研究的內容成果在學術與社會價值上，因新聞工作者薪資報酬趨勢之影響因素，在國內外相關研究均較缺乏，因此本研究可若干彌補此不足，並從整體多面向，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產業表現、產業市場結構、勞動市場、以及科技作用等層面，來探討新聞記者薪資變化之趨勢與相關影響，以及薪資趨勢對新聞產製和新聞內容品質的可能作用。探究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思考科技對新聞勞動以及新聞勞動力的作用、產業與市場因素對新聞勞動權的威脅、並督促我們反省台灣新聞產業之發展問題，及思考在民主政治體系對多元和高品質新聞產業之需求下，我們應如何擘劃台灣新聞產業的發展前景。

總結且具體而言，本研究對於學術研究、國家社會發展預期之貢獻包括：

1. 記者的勞動條件和薪資待遇與新聞產業整體新聞表現及其健全發展深深相關，新聞產業的健全也影響民主政治之有效運作與公民社會之健康活力。然而台灣對於影響新聞記者薪資水準因素之相關研究缺乏，近年在新聞工作者勞動條件與薪資水平迅速惡化，並落後於其他相關產業之趨勢下，本研究認為探索此一現象之原因有其必要，除提醒問題之重要性以保障新聞品質、記者勞動權與專業自主外，也計畫從問題中找到根本原因，進一步作為思索相關解決或改善之道的基礎。

2. 本研究較完整地呈現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化之重要因素，並進而藉此反省台灣新聞產業發展與市場競爭之問題、限制與困境。個人的即政治的，記者個人經濟生活遭遇的現實，相當程度也反映了台灣新聞產業發展困境，因此研究成果可作為政策與主管單位思索新聞產業問題時之參考。

3. 此研究也有助於我們理解新傳播資訊科技對新聞勞動以及新聞勞動力的作用，以及產業與市場因素對新聞勞動權的可能威脅，進而尋思預防與解決之道。

4. 本研究也關注記者薪資下降趨勢對新聞產製以及新聞內容品質的影響，而這也是我們關懷記者薪資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新聞品質與民主社會的多元性及健全運作息息相關。

5. 更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期望引領出對改善目前台灣新聞記者薪資困境的解決之道之討論，並希望能凝聚或提煉出若干具實務可行性的建議改善之道。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2011 年 6 月

附件四

報告人姓名	王維菁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助理教授
時間	一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一〇一〇年五月三十日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99-2410-H-003-065-
會議 地點	Boston		
會議 名稱	(中文) 國際傳播學會第六十一屆年會 (英文) The 61 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發表 論文 題目	(中文) 新科技台裔美國人：網路使用與跨國認同 (英文) Neo-Tech Taiwanese Americans: Internet Use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參加會議經過

國際傳播學會年度研討會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為世界傳播學界規模最大、品質嚴謹、歷史也最悠久之研討會。參與此研討會為與世界各地優秀傳播學者交流以及一窺最新傳播研究發展動態的重要機會。今年會議為第六十一屆年度研討會，大會主軸為：Communication @ the Center，旨在探索當代社會變遷下，核心的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科技挑戰。會議共收錄超過四百篇之論文發表（平均錄取率約低於30%），並舉辦不同主題的討論會議、工作坊等。本人於會議中發表論文：Neo-Tech Taiwanese Americans: Internet Use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y，探討在德州奧斯汀的台裔美國人之網路使用，如何與其對台灣、美國、或混雜、策略性的認同產生影響。

本人是在五月25日晚間約九點抵達Boston，隔天上午至ICA會議報到，下午投入報告準備工作，晚間則參加大會開幕酒會，與世界各國的傳播學者交流、認識，並與過去母校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廣播電視電影系的同學、師長們敘舊。27日下午發表論文，會中參與者對於世界不同地方少數族裔在當代國際交流頻繁、網路與傳播通訊科技大量使用之環境下，認同的各種可能性有諸多討論。當天我也參與好幾場不同報告討論場次，其中 Rethinking value: Institutional value in media production場次特別值得深思，其討論在科技匯流以及傳播管道激增，廣告利潤侵蝕狀況下，媒介組織勞動者勞動處境與勞動條件的不利發展，在這勞動條件惡化的趨勢下，如何確保媒介工作者的工作保障，進而為媒介生產品質把關，變得格外重要，特別是相關發展對新聞表現、新聞內容、甚至新聞倫理之影響，因其與社會的民主發展及民主政治品質極度相關。

五月28日我主要參與了資訊時代媒介匯流與傳播科技之影響等相關主題場次，有趣的討論包括：多元以及非西方之網絡社會或資訊社會模式，亦即，ICT基礎建設之不同發展路徑，以及相關發展對社會之影響，都出現不同的方向；另外，在科技匯流方面，匯流已從過去的垂直整合朝向水平整合，不同業者既競爭又需合作，消費者之需求將逐漸演變為隨時隨地的保持上網（經由各種devices或整合的devices），且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可能，另傳

播科技相關產品週期也有越來越短等之趨勢、服務提供也有過去的固網、無線、演變為混合型，使用者行為也由聲音間的溝通、廣播等傳統形式，演變為資訊與資料傳播，分享資訊已成為當下最主要的傳播目的。而面對這些新的趨勢或挑戰，不僅是科技創新要追求跟上改變、營利/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政策與管制等也需要有效地跟著革新。至於在管制部分可以思考的例如，管制是否與促進投資以及促進消費者對新科技之採用相關。

五月29日我繼續參與數個不同場次，其中Pluralism and diversity in media content and consumption場次，該場討論對過去數十年之閱聽眾分隔化之認定有所反省，有研究引入network analysis，藉由社交人際網絡來重建對所謂分化之閱聽眾的理解，也有研究認為分化的閱聽眾概念太過簡化，閱聽眾其實常常都有重疊的現象發生。另一場次Social media as news sourc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則討論網路上其他網站，特別是社群網站之興起，是否襲奪了傳統新聞媒體新聞網站之使用者，網路使用者是否不再從新聞網站獲取新聞，而是從社交網站或其他網站如入口網站等獲得新聞。部分研究顯示社群媒體似已取代傳統新聞媒體成為第五權。不過對於新聞網站與一般網站如入口網站之研究，則指出新聞網站其實與一般網站並無使用者注意力競奪之關係。

二十九日晚上，我則參加了與幾位中國學者交流之晚餐聚會，聚會中對於台灣及中國的媒介改革與社會改革運動有諸多討論，特別是中國的媒介、社會改革方面，如何以政治力不會過度關注並施壓之方式，並以民生議題為中心，漸進地召喚中國民眾對社會改革的熱情與需求。會中學者也針對研究的目的與倫理進行討論，許多學者雖然進行為社會改革奠定基礎的研究，但其背後目的經常是個人的成就與聲望考量，導致經常採取將研究者客體化、剝削研究者的方式進行研究，如此雖可快速在個人學術成就上有所累積，但卻不是一種可以贏得別人尊重的態度與手段。五月三十日簡單收拾行囊後，與認識之師長、同學、友人道別後，即搭機離開Boston，返回台灣。

二、與會心得

首先要感謝國科會對於研究者出國參與國際會議並進行國際交流的支持與補助，這除了幫助台灣學者看見世界各地學者的努力、其研究水準、以及新的社會現象與研究趨勢外，也讓世界各國的學者瞭解台灣，幫助台灣和國際學術接軌、對話，意義重大。

這次的研討會在我的認知與知識上都十分有幫助，知識部分如進一步釐清所謂科技創

新的不同類型或型態、管制的不同類型以及匯流的不同類型等，都對於幫助理解當代社會中這些重要的概念十分有用，掌握未來科技發展與管理政策之方向等均十分有益。此外，許多新浮現之傳播科技、傳播現象以及其導致之社會、經濟結果，都十分值得我們嚴肅、認真地去探究，因為這些影響將深深刻畫當代人民真實的社會生活與經濟、政治實踐。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省略)

無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所有會議論文、資料，與會之發表者均可於 ICA 網站上下載

五、其他

無

六、建議

近年世界許多國家對於大學教師工作之思考有朝研究績效與研究成果轉的趨勢，此一趨勢雖有鼓勵大學教師進行社會探究之目標，但過度工具化與目的化的結果，卻使得學者對於研究之思考也可能淪為功利與工具性目的的考量，導致前述之，客體化、剝削研究客體，僅為累積研究成果的嚴重倫理問題。此一問題值得我輩之學者反省深思，以避免研究的結果非但未對社會帶來進步性與向上提升之好處，反而帶來更多社會傷害。



Friday, January 21, 2011

Wei-Ching W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
weiching@ntnu.edu.tw

Dear Wei-Ching Wang,

I am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your submission Neo-Tech Taiwanese Americans: Internet Use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s 61st Annual Conference. You a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and present your work. The conference is to be held May 26-30, 2011 at the Westin Waterfront Hotel, Boston, Massachusetts. Registration is now available on the ICA website <http://www.icaheadq.org/conferences/2011/index.asp>. You may also make your hotel and flight arrangements on this same website. The conference program will be published on line beginning March 1, 2011 so that you may determine the exact day and time of your presentation. You will also be able to find the listings of all sessions, including all special events and activitie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and trust that you will have a fruitful and productive conference.

Sincerely,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Michael L. Haley',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Michael L. Haley, Ph.D., CAE
Executive Director

Neo-Tech Taiwanese Americans: Internet Use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Abstrac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and constant use of ICTs, what scenario would describe the experience of immigrants with regard to their national identit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aiwanese Americans, a highly educated and Internet savvy minority group whose cultural and identity needs have largely been ignored by U.S. society, and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Internet use and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with a marginal position in the U.S. culture, Taiwanese Americans rely on the Internet to foster an identity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But this ident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is changeable, strategic, situational, and sometimes profit motivated, rather than loyal, united, and stable as traditional identity is described.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different thinking regarding whether the Internet influences identity does result in different perceptions about the Internet's actual effects on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ese Americans, Internet use, national identity

Introduc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heavy use of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people, capital, commodities, information, and symbols all circulate very quickly around the globe (Appadurai, 1990). This changeability results in a trend of more diverse 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unstab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for immigrant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national identity changes and develops in a world of ever-expanding global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the transnational community's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identity experience.

Since the September 11, 2001 attack on the U.S., scholars have become more interested in how immigrant communities use new media to construct their identities, particularly in Islamic communities (Gillespie, 2006). For example, Grillo (2004) investigated how Islamic groups employ new media such as video tapes, DVDs, and websites (e.g., IslamiCity.com) to

encourage Muslim immigrants to learn Muslim culture and conventions, as well a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f adapting to life abroad. Despite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the media on Muslim ident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far from unidirectional. In fact, use of these media provides immigrants with a channel to question media content and challenge Islamic cultural authorities. Researchers have consequently recognized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media influence on immigrant identity; for example, the media can aid in assimilation as well as the resistance to assimilation in the target culture, and the influences of media on identity are often varied (Gillespie, 2006).

Taiwanese Americans in the U.S. comprise a growing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that is characteristically highly educated and well-versed in technology, and, like other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deals with identity conflicts. According to the 2000 report of the U.S. Census Bureau, over 324,000 Americans are of Taiwanese origin (independent from the Chinese group). Unlike being Chinese, being Taiwanese is a more socially constructed and politically contested identity, which has been the topic of a long ongoing debate (McKeown, 1997). Taiwanese identity is fluid, evolving, and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climate in Taiwan and the tens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Liu & Ho, 1999). Alongside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process in Taiwan, the uniqueness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the U.S. has recently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 as well as political debate (Ng, 1998; Yu, 2006).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aiwanese Americans¹ use the Internet to construct and reconstruct their original national identity, new national identity, transnational identity, strategic identity, or situational identity, specifically aiming to explore how Taiwanese Americans facilitate their connections to their cultural roots and maintain their ties to the country of origin, how they employ the Internet to help adopt a new American national

¹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Americans in Austin, Texas. Texas is an important state in the U.S., and the capital city of Austin is home to a highly-develope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Many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such as Intel, Dell, HP, Motorola, Apple, and IBM, have branches in Austin. Therefore, Austin is known as “Silicon Hill” and has attracted many Taiwanese immigrants to work and live there. Moreover, Taiwanese Americans have been fairly eager to form a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Austin. The Austin Taiwanese Associ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branches of the Network of Taiwanese American Organizations. In ad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is a popular choice for Taiwanese students because it offers competitiv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warm weather, and a lower cost of living than many other cities; and over two hundred Taiwanese study there every year. There is a growing Taiwanese student group in Austin, and some of them choose to remain in Austin to work and live. The Taiwanese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who make up one of the largest sectors of Taiwanese Americans in Austin, are devoted to being involved in and constructing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For example, 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s organized an association called the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only for graduate students), and since February 2006, this association has conducted a series of introductions to Taiwanese activities, attempting to bring more Taiwanese culture into Austin society. Similarly, though the Taiwanese America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ssociation primarily consists of U.S. born citizens, the existence of this organization suggests a desire to maintain their cultural roots through group activities. The commonality among these groups reveals a desire to maintain cultural and social connections with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Taiwan, and Austin is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active Taiwanese communities in the U.S.

identity, and most importantly, how they negotiate, adapt, and build strategies among these different identities through the channel of the Internet.

From Taiwan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the various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U.S., Chinese members, including Taiwanese, constitute a major immigrant population as well as a number of diverse subgroups. Research on Chinese immigration to the U.S. reveals a long development of terms, from “overseas Chinese,” to “Chinese businessmen,” to “transnational Chinese.” The term “overseas Chinese” wa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who lived abroad as Chinese but strongly supported Chinese nationalism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After 1950, “overseas Chinese” had become “Chinese businessmen,” implying that they had given up stro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cused on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Chinese businessmen” did not clearly identify with Chinese nationality or culture; rather, they sought economic benefit or trade opportunities by using their connections to Taiwan or China (Wang, G.W, 1994). After 1990, Liu Hong introduced the new concept of “transnational Chinese” and defined this group as “a people who link their birth place and migration country, and keep soci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sociation with more than two countries” (Liu, 2002).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overseas Chinese,” “transnational Chinese” are more highly educated, middle class, competent English speakers, who live in more than two cultures and share strong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ies 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Taiwanese Americans make up a growing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U.S. At first, immigrants were mainly students who started to arrive in the mid-1950s in pursuit of graduate degrees. Most of these arrivals decided to stay and work in the U.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65 enabled larger numbers of immigrants to move to the U.S. (Avenarius, 2007). However, in the mid-1980s, the economic downturn in the U.S. created major occupational and visa obstacles for immigrants who had just graduated from American universities. New immigrants from Taiwan had to re-evaluate their plans and options for the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economy in Taiwan had been on a steady upswing, creating many jobs, and many immigrants decided to return to Taiwan without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This created the widespread and continuing phenomenon of astronaut husbands, who work in East Asia and send remittances to wives and children living in the U.S. (Ong, 1999).

According to the 2008 report of the U.S. Census Bureau, over 324,000 Americans are of Taiwanese origin (independent from the Chinese group), which is the 24th largest minority

group according to population (equal to Japanese and Iranians in the U.S.). Those born in the U.S. make up 59.2%. Of the others, 6.1% arrived in the U.S. after 1990, 29.8% arrived between 1980 and 1990, and 23.3% arrived before the 1980s. Among them, 93.9% speak more than two languages, 71.6%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or higher), which is greater than the percentage of U.S. citizens (27.1%). Half of all male Taiwanese Americans work in management, finance, IT, comput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ectors. Compared with other migrant groups, Taiwanese Americans are economically well-off; 76% own a home, more than the percentage of all immigrants (57%) or U.S. citizens (73%) (2008,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²).

Taiwanese Americans, due to their excellent economic capacity, are not actually viewed as a disadvantaged minority by mainstream American society, and thus their cultural and identity needs are often neglected by society as well. Moreover, Taiwan is not a big country and not even viewed as a countr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which also influences Taiwanese immigrants' experience and how they are treated in the host country. Alongside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process in Taiwan, the uniqueness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the U.S. has recently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 as well as political debate (Ng, 1998; Yu, 2006).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and Identity

The concept of “transnationalism” or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has since the 1990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referenced notion across various academic disciplines such 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sociology, poli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to refer to various types of global connection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dentity, difference, and cultural citizenship. Many scholars recognize that contemporary immigrant groups construct lives across countries, facilitated by improv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ortes, 1997; Vertovec, 2001). A series of studies has focused on the networks and links that diasporas—im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maintain between their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Purkayastha, 2009). Other scholars have used this concept to investigate various global or cross-border experiences; for example, Bruno Riccio discussed the Senegalese in Italy (Riccio, 2001:583), and Nadjie Al-Ali examined the Bosnian and Eritrean refugees to discuss the limitations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Al-Ali et al., 2001, p. 578).

The concept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or “transnationalism” reveals some important developments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relative to social,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henomena. Steven Vertovec has described six dimensions of “transnational

² From the website of <http://factfinder.census.gov/>.

community” or “transnationalism.” First, a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is viewed by sociolo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as a kind of social formation spanning borders. Second, a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is viewed as a kind of “diaspora consciousness” marked by dual or multiple identifications. Third, transnationalism is seen as a mode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often associated with a fluidity of constructed styles,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everyday practices. These are often described in terms of syncretism, creolization, bricolage,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hybridity. Fourth, a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is related to transnational capital and corporations, as the major institutional form of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nd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Fifth, transnationalism is a concept used for political engagement by politicians of immigrant communities, home-country diasporas, and international NGOs. Finally, transnationalism i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notion of place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local to translocal (Vertovec, 1999, pp. 449-456).

The several dimensions of transnationalism lead to new chang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some researchers point to the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as a contributor to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and hybridity of national identities. As Portes (Portes et al., 1999) pointed out, “cultural transnationalization” refers to activities that aim to reinforce national identity abroad, as well as immigrant desires to choose and transfer cultural identities. As Vertovec (2001) stated, in contemporary immigrant communities, identities are usually related to more than one culture, revealing a continually negotiated or conflicting identification process. Immigrants usually maintain close connections with both their home countries and their new countries, and these connections might conflict. The ways they maintain such connections are through, for example, marriage, religious activities, language, images, media, cultural behaviors, and commodity consumption. This cultural transnationalization results in hybrid culture, hybrid language, and multiple identities (Faist, 2000).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is cultural hybridity or transnational syncretism could potentially result in a richer, more innovative, more diverse, more democratic, and more decentralized culture that is capable of challenging the dominant mainstream cultural authority (Appadurai, 1990; Featherstone, 1990; Tomlinson, 2000).

Some studies have examined complex trends of multiple identities among specific people groups. Golbert (2001) investigated a group of Jewish youth in Ukraine, who, in addition to developing Ukrainian and Jewish identities, also developed soci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with Jews in the U.S. and Germany. In this case, they were influenced by both transnational social connections and original self-identification. Drawing from the fourth minority survey in Britain, Hall (2000) discovered that many immigrants have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some identities are conflicted. These immigrants negotiate and change their identities when confronting different cultural situations. From a contemporary technology perspective,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ffering immigrants th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they nee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and multiple cultural identities.

Trans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et Use

Media plays a complex role by acting as a tool for transnational identity. On the one hand, the media assists in the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into the host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dia reinforces the connections immigrants have with their home countries, thus strengthening their original identities so that they may resist the cultural assimilation of the host society (Riggins, 1992; Wang, 2000). However, some communications scholars have now amended this line of dual thinking, asserting that cultural integration is more common. As Arnold and Schneider (2007) claim, social/cultural integration does not merely force one group to assimilate into the dominant group; on the contrary, it encourages diversity, difference, and mutual learning. Thus, social integration supports a variety of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different social or people groups, resulting i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Likewise, social integration is a process of ongoing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with the goal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based on these processes, a group's collective values, meanings, and most importantly, identities, are constructed and learned.

Communications media often play a role in providing cultural materials that help establish immigrant identity. For example, Shi's (2005) and Sun's (2000) studies on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content and texts of Chinese media such as newspapers, TV, magazines, and video have helped Chinese immigrants establish an image of the transnational/global Chinese community. This image enables immigrants to feel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this community and reinforces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Likewise, McGrath (2002) studied a group of second-generation Korean Americans and found that Korean Americans who most often use Korean media tend t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Korean, while those who prefer American media tend t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American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Internet has a strong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national imaged communities. In f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Internet, many scholars believed that the deterritorialized, supra-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Internet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populations and the breakdown of stable national identities. However, when Eriksen (2007) explored various types of nationalism found in groups such as the Kurds, Sri Lankan Tamils, Indian nationals, and Chinese nationals, he found that they have constructed image communities within the Internet.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examin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ternet, national identity, and unique typ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uch as independence movements (Bakker, 2001; Eriksen, 2007; Ranganathan, 2003). Bakker (2001) researched how Kurdish individuals used websites, especially news websites like “KurdishMedia,” to push the Kurdish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to construct Kurdish nationalism among the Kurds. Bakker highlighted the crucial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this process; it not only helps enhance Kur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but also becomes the primary channel by which the Kurdish political elite exchange their thoughts and ideas about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as well as disseminating those ideas to other Kurdish people. Eriksen referred to this type of effort as “Internet Nationalism” (Eriksen, 2007, p. 10).

The Internet may also be used by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to construct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as a strategy to bypass discrimination and the conflicts of everyday life. According to Zhan and Hao (1999), the Internet in particular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migrants’ identity construction because of its low cost, convenience, interactive nature, flexibility, and high speed of information flow. Moreover, Mitra (1997) observed that unlike the discrimination or ignorance of mainstream media toward immigrant groups, the Internet is one of the few channels that immigrants can use to restore their confidence in original cultures, avoid the pain of being viewed as aliens, and maintain connections with their own people, cultures, and even hometowns. In the example of Chinese immigrants, Chan (2005) analyzed the texts of two Chinese-related websites in Singapore and found that Singapore Chinese use Chinese identity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to resist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hegemony of Singapore and even the U.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exhibit resistance toward “pan-Chinese” nationalism led by China’s officials (Chan, 2005, pp. 362-3). Consequently, they have constructed their own unique identity within and between both Singaporean and Chinese cultures.

From the above studies, we find multiple functions of the Internet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cluding: to construct “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 or to promote independence, to strengthen the link between two countries, to maintain cultural material that strengthens identity, to resist discrimination in the host society, and to develop dual or hybrid national identities.

Nevertheless, studies on immigrants, their Internet us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daily life are scarce,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aiwanese Americans. Because they are not viewed as a disadvantaged minority, and because Taiwan is not a big country and not even viewed as a countr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ir cultural and identity needs are often ignored by U.S. society. In addition to being impacted by American views of their group, Taiwanese as well as Taiwanese Americans are regarded as having rather complex national identity problems

due to the complicated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Hen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Taiwanese Americans use the Internet to help construct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also to build a unique cultural experience that includes both Taiwan and the U.S. Moreover, this research examines whether Internet use facilitates Taiwanese American immigrants' connections to their cultural roots and maintains their ties to the country of origin, or instead, facilitates the adop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new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Internet may also serve a third purpose in this regard, falling somewhere between maintaining the old and creating the new.

Method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this research,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was applied to systematically collect data while allowing interviewees to steer the direction of the discussion. The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was divided into fiv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on daily Internet use, incorporated questions mainly regarding Internet use in terms of the immigrants' cultural experience. The second section included questions designed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third section further probed Internet use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immigrants' daily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in their home country and people in the host society. The fourth section asked about immigrants' emotions and feelings regarding their home country and American society, as well as their cultural experience with these two societies. The final section gathered basic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erviewees. The complete questionnaire is presented in Appendix A.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by six interviewers with appropriate prior training to ensur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questions and consistency in their interview skills. An average interview lasted approximately one hour, and all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between May 2007 and December 2008. The sample size was decided by the completion of information we collected, and thus the sampling process was closed when no new extra information was found, resulting in a sample size of 53 interviewees. A consent form was clearly explained and then signed by the interviewee before the interview, and each interviewee received a complementary gift valued at \$6 at the end of the interview. All interviews were recorded and thoroughly transcribed; all records were kept.

The interviewees were recruited through local Taiwanese social networks and referrals, with an attempt to encompass a diverse group in terms of participants' age, gender, education level, occupation, regional place of origin, and the length of time spent in the U.S. As a result, 53 Taiwanese Americans living in Austin, Texas were approached, and they agre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Among them, 31 (58.5%) were male and 22 (41.5%) were female. As for ages, 9.5% of the interviewees were under 20 years old, 45.6% were in their twenties, 28.5% in their thirties, 7.6% in their forties, and 9.5% were older than 50.

Participants arrived in the U.S. at various ages. In all, 37.8% moved to the country when less than 10 years old, 33.6% were between 10 and 20, 21% were 20 to 30 years old, 6.3 % were in their 30s, and only 2.1% were older than 40 when they moved to the U.S.

For total years living in the U.S., 16.8% of the interviewees had stayed less than 10 years, 39.9% had stayed between 11 and 20 years, 31.5% had stayed 21 to 30 years, 10.5% had stayed 31 to 40 years, and only 2.1 % had stayed more than 41 years.

In the category of education level, 9.6 % of the interviewees had a high school degree or less, 44.2 % had earned a college or vocational school degree, 5.7% had a medical degree, 26.9% had a master's degree, and 13.5% had a Ph.D. degree. When asked about languages spoken, we learned that 55.7 % of the interviewees mainly spoke Chinese and Taiwanese at home, 34.6% spoke Chinese and English equally, and only 9.7% primarily spoke English.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Chinese (here including Taiwanese and Cantonese) is still the primary language the interviewed Taiwanese Americans use at home. More detaile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interviewees is provided in Appendix B.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aiwanese Americans, Cultural Difficulties and Internet Use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s a growing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U.S. Nevertheless, this community tends to be neglected by U.S. society, and thi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efforts to maintain culture and form identity. According to Sun (2003), Asian Americans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U.S. culture. Asian Americans comprise 3.6%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the U.S.; only 0.8% of the characters on U.S. television are Asian Americans, and most of them are marginal characters (Sun, 2003). In recent years, representations of Asian Americans in television programming have increased; most of them, however, are based on stereotypes. Shah (2003) points out that these negative stereotypes of Asian Americans provide the legitimacy for mainstream society to execute social controls (Shah, 2003).

Taiwanese Americans are a sub-group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S., the dominant

image of Chinese stems from the idea of yellow peril³ or China-threat theory.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for Taiwanese Americans to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in mainstream society. For example: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find my cultural location between two cultures (Taiwan and US). I am the minority groups in US, and I cannot find my culture in mass media. At the same time, I don't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culture.....thus I cannot identify with their culture (Interview D1).

It's still difficult for me to communicate with Americans. I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or why they are laughing (Interview A3).

I feel that Taiwan is my home, and isn't my home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is my home but also not my home (Interview A7).

In many cases, minority groups are expected to assimilate in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in the host society, and yet they face cultural difficulties and an identity crisis because they feel discrimination toward their culture in the media. Likewise, Taiwanese Americans face these challenges, which can lead to a feeling of nostalgia for Taiwan society. As one interviewee explained:

While I have lived in the U.S. for a long time, I am still used to watching Taiwanese news, which makes me feel much closer in culture. America is still a country of those white people. I still feel distant from this country (Interview D4).

The interviews we conducted revealed that the main channels of access to Taiwanese information are satellite TV, newspapers, and the Internet.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ees,

We can watch Macro view TV 4 from satellite or Internet to get Taiwan information. It is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to watch Taiwanese TV programs (Interview B6).

We have Internet, Satellite TV and some newspapers, such as World Journalism. Satellite TV news is the fastest way to know what's going on in Taiwan (Interview B7).

I prefer to use the Internet first, second one is TV, and lastly magazines (Interview B9).

As high as 71.7% of the interviewees said they use the Internet as the major resource

³ The concept of “the yellow peril” came from the 19th century in the U.S., when many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came to the U.S. and American workers consequently felt that their jobs were taken by the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Racism advocated that Chinese were yellow peril, and that they never assimilated into American life and society. This term illustrates the racism against Chinese that has existed in American history.

⁴ Macro View TV is produced by the Overseas Compatriot Affairs Commission in Taiwan to provide Taiwanese TV programs to overseas Taiwanese.

when looking f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aiwan. As for the types of information people primarily seek on Taiwanese websites, news is number one (40%), music number two (16%), knowledge number three (14%),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number four (10%), and Taiwanese culture number five (8%); other types of information include sports (2%), language learning (2%), children and education (2%), TV programs (2%), entertainment (2%), and others (4%).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that Taiwanese Americans depend so strongly on the Internet as their source of information from Taiwan. First, Taiwan citizens are accustomed to using advanced technology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work environments. Some worldwide indices of information economies indicate Taiwan's high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2008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Index of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2008), Taiwan's overall scores ranked second in the world for IT competitiveness, second only to the U.S. Its R&D environment was ranked first, human capital ranked seventh, and IT infrastructure ranked 20th. Another important indicator,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2007) 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 2006-2007, ranked Taiwan 13th in the world, one place behind Hong Kong but one place above Japan, and three places above Germany. Similarly, on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s (ITU) Digital Opportunity Index (DOI) in 2005, Taiwan ranked sixth in the world; and in ITU's 2004 Digital Access Index (DAI), Taiwan ranked ninth (Telecommunications statistics, 2007). According to the ITU data, Taiwan scored high across the board on all measures of the deployment of ICTs.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Taiwan's mass media is highly developed and has been broadcasting on the Internet since the 1990s. Until 2010, the Taiwanese people (with a population of 230 million) had access to 2087 newspapers, 6961 magazines, 172 radio channels, 63 cable TV channels, 5 radio visions, and 79 satellite TV channel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R.O.C., 2010). The large number of media outlets in Taiwan produce twenty-four hours of TV news, as well as other TV programs, and broadcast them throughout the world via the Internet. Therefore, since Taiwanese are adept at using the Internet and because of the sea of programming available to them, overseas Taiwanese can not only access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but can also share in the same cultural and social online experience as their counterparts in Taiwan.

However, when we analyzed actual Internet use, 73.6% of the interviewees indicated using more U.S. websites than Taiwanese websites, while 15.1% used U.S. and Taiwanese websites equally, and only 11.3% used more Taiwanese websites than U.S. websites. But interviewees who used more American websites often explained that U.S. websites we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ir life, job, and entertainment in the U.S.; and they went to Taiwanese

websites only because they care about happenings in Taiwan, even though this information may not be very relevant to their practical lives (Interview B3; interview B6).

When using the Internet, 64.2% of our Taiwanese American interviewees agreed that they had particular feelings or perceptions as they used Taiwanese websites. The most mentioned emotion was the sense of familiarity and intimacy. Many interviewees indicated that they felt a strong sense of connection with the Chinese (or Taiwanese) language and websites, even though they already spoke fluent English (Interview A1; interview A5; interview A7; interview B10; interview D1; interview D4).

Interviewee B10 explained:

Taiwanese websites still help me feel closer because Taiwanese websites give me a feeling of connection to my culture of the childhood. Although we live in American culture now, American information for me is still more technical, practical, having no passion in it (Interview B10).

Yet, for those interviewees who recognized no different feeling while viewing American and Taiwanese websites, language ability was a key reason.

For example, Interviewee B6 said:

For me, it is hard to have a dissimilar feeling because English is almost like my first language and I already feel very familiar with the U.S. culture (Interview B6).

For the interviewees who indicated that Taiwanese websites do impact their cultural preference, Interviewee A7 said:

Through Taiwanese websites, I found many beautiful places and also many cultural advantages of Taiwan, which are very moving and give me more passion toward Taiwan (Interview A7).

Interviewee D6 mentioned:

For me, surfing American websites did not change my feelings toward the U.S. culture, but surfing Taiwanese did change my feeling and thinking regarding Taiwan (Interview, D6).

However, for some interviewees, the Internet is just a medium or tool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he Internet may inform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but does not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ir cultural or social preference.

As Interviewee B10 said:

The Internet is just a tool. Your cultural preference or identity still depends on your actual life experience (Interview B10).

Similarly, Interviewee D7 explained: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on cultural preference still has to go through the real social interaction, such as interpersonal contact, to fulfill its impacts (Interview D7).

Interviewee G12 said:

I guess the Internet doesn't really play a huge role. I think I need to physically go there, to see and to experience the culture, then I will have more identity (Interview G12).

Some interviewees believed the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on Taiwanese websites simply reinforces Taiwanese Americans' existing cultural preferences.

As Interviewee D7 sta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s content is just to deepen my own thinking and feeling.... (Interview D7).

Interviewee A6 also pointed out:

Our identity or cultural preference has been almost fixed. So, when you face new information, you always interpret it by your own existing position (Interview A6).

Analyzing the interviews made it clear that many Taiwanese Americans are finding it challenging to precisely place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under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or the Taiwanese image in the U.S. media leads to feelings of nostalgia toward Taiwan. Taiwanese Americans can readily access Taiwan's media and culture, gain information, and maintain their Taiwanese identity via the Internet, based on Taiwan's highly developed mass media and advanced informatization. The interviews also revealed that Taiwanese websites tend to offer Taiwanese Americans an emotionally satisfying experience, while American websites are useful mainly for collecting practical life information. Unlike American websites, Taiwanese websites provide emotional support and consequently influence their identity. As Vertovec (2001) stated, in contemporary immigrant communities, identities are usually related to more than one culture, revealing a continually negotiated or conflicting identification process, because immigrants usually maintain close connections with both their hometown and their new country.

Internet Use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Now we want to discuss how Internet use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of transnational identity. In this research, 65.4% of the interviewees stated that Internet use influences their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34.6% did not recognize any such influence. Of the interviewees, 25% felt that using the Internet improves their identity with Taiwan, 17.3% said it strengthens their American identity, and 23.1% said it increases their identity with both places.

For Taiwanese in America, using the Internet helps maintain a strong link with Taiwan despite its distance from the U.S.:

When I am reading a Chinese website, I have a stronger feeling of being close to Taiwan. I use the Internet to access some information relative to Taiwanese culture, food, and news, and I have a feeling like returning 'home' (Interview B8).

I feel so close to Taiwan's website because of Chinese words, that is my first language (Interview A5).

However, some interviewees pointed out that they feel disappointed when they read Taiwanese news on the web, and it reduces their identity with Taiwan:

I always get bad news, rather than good news, from Taiwanese website. It makes me, or other people, feel that Taiwan is a bad society...therefore, I do not like to read Taiwanese website (Interview A2).

Other interviewees shared complex feelings about Taiwanese websites as well:

I feel so far from Taiwan and am getting closer to U.S. culture. Taiwan is too far, it's difficult to follow their new music, movies, or other fashions.....when I read the Taiwanese website, I feel that "it's not my business anymore." The information of Taiwanese websites makes me feel that I am a long distance from Taiwan's society (Interview B1).

I moved to the U.S. earlier, however, we still keep many Taiwanese traditions and customs. When I read about some new cultural development or fashion from Taiwanese websites it feels strange and unfamiliar to me. It's not my Taiwan. Maybe I am more traditional than the people in Taiwan. If you have been to Brazil, you can find some Taiwanese who moved to Brazil around the 1930's, and they still keep Taiwanese traditions from the 1930s until today. We can say that they are more Taiwanese than the people in Taiwan (Interview B5).

These interviewees' experiences point out that although they can stay in touch with Taiwanese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even from the U.S., , this information diminishes their Taiwanese identity because today's Taiwan seems strange and unfamiliar to them. Another reason to avoid using Taiwanese websites, resulting in decreased identification with Taiwan, is the language barrier, especially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Taiwanese websites may alienate me a little bit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 Language

barrier is definitely a big thing. So I don't feel so connected to Taiwan (Interview G9).

In contrast to the interviewees quoted above, some felt that using the Internet improves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with the U.S.:

I feel I am an American when I am using websites, but I also feel that Taiwanese is not really different from American, only different language (Interview H2).

My Internet use probably strengthens my identity toward the U.S. Again it's just because I'm more familiar with American websites (Interview G10).

Those who said the Internet increases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both Taiwan and the U.S. made up 23.1% of the interviewees, who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as follows:

I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identity for two countries by the Internet since I have more understanding and information for them (Interview A3).

When I read something about Taiwanese food, I feel that is my culture...when I read about American, I also feel that close to my daily life (Interview H1).

Media, like the Internet, provide links among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their home countries, and their host countries, including basic information from everyday life (Vertovec, 2001). However, some interviewees did not think this basic information would influence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The Internet is only a kind of tool for my life, it does not influence my identity (Interview D2).

I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Well, actually the American websites don't influence me too much because I live in the U.S. and I go there just for getting information. But when I go to any website to read or watch anything about Taiwan, that's because I miss Taiwan (Interview G13).

Some cultural factors, like language, also limit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on national identity:

I guess it makes me identify with the States more because I can't read Chinese very well. I can read a couple of words but not all of them. So, maybe if I can read more and understand what is on there, maybe I would identify with Taiwan more by these websites (Interview G3).

All in all, we found that national identity is fundamentally multi-dimensional; it can never be reduced to a single element, such as Internet use or a person's mother tongue, even by particular factions of nationalists, nor can it easily or swiftly be induced in a population by artificial means. For example, as Smith (1991) has pointed out, "national identity must have a

measure of common culture and a civic ideology, a set of common understandings and aspirations ensuring that a common public or mass culture has been handed over to the agencies of popular socialization, the public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he mass media” (Smith, 1991, pp. 8-11). In other words, Internet use can be viewed as a new agency to create a common consciousness for national identity.

Appadurai (1996) interchangeably used expressions such as ”virtual neighborhoods,” “displaced public spheres,” “counter hegemonic imagined worlds,” and “translocal communities,” investing these imaginings of identity with the capacity to generate new “postnational identities” and “diasporic communities” that have become freed from “the linguistic imaginary of the nation state” (Appadurai, 1996, p. 166). His understanding of post-nationalism tends to apply only to the waning power of “receiving” states like the U.S. to convert migrants into loyal members of the host society. He characterizes trans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U.S. as being “doubly loyal to their nations of origin and thus ambivalent about their loyalties to America.”

How does the Internet influence national identity? And what kind of national identity?

This section discusses specific ways the Internet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interviewees, 34% indicated that the Internet influences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because they can maintain a strong social network with people in their home country. For example:

I like to read Taiwan websites because I need to connect to my roots, and when I return to Taiwan, I need to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to talk about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Therefore, I ask my daughter to keep in touch with Taiwanese culture from media or Internet to maintain the connection with my family. It's important for me (Interview A7).

In addition, 28.3% of the interviewees shared that the Internet provides them with cultural material and resources for constructing their identity. For example:

I guess my Internet use strengthens my identity toward both Taiwan and U.S. because I often watch Taiwanese dramas and listen to Taiwanese songs online and also use American websites. I think they all influence me (Interview G2).

With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I can keep up my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ty with Taiwan. If I am isolated from Taiwan's information, I will lose my identity with Taiwan gradually (Interview B7).

I left Taiwan when I was very young, so most of my understanding for Taiwan came from the Internet.

Without the Internet, I wouldn't be able to identify with Taiwan (Interview B8).

Additionally, 20.8% of the interviewees pointed out that the Internet contributes to identity construction because it can influence and change various aspects of national identity. One example is from Interviewee H6:

I had heard something about Taiwan from my parents before; however, I had no clear understanding at that moment. Now I can get more and deeper information that changes and influences my thinking and identity with Taiwan from the Internet (Interview H6).

Interviewees who stated that Internet use does not influence national identity tended to believe that the Internet only strengthens social networks (55.6%). However, interviewees who thought Internet use increases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tended to believe that the Internet changes the cont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61.5%), and interviewees who thought that Internet use improves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or both identities tended to believe that the Internet provides cultural material for national identity (33.3% and 41.7%).

Today, the Internet has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national imaged communities.” This is contrary to what many scholars once believ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Internet; that the deterritorialized, supra-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Internet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populations and the breakdown of identities (Eriksen, 2007). The data in our research contradict this notion and reveal that Internet u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 the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Furthermore, it has become clear that Internet use can strengthen ties with both one's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as well as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multiple identities or more fluid and strategic national identities. As two interviewees explained:

My identity is half American, and half Taiwanese. Culturally, I was born and educated in Taiwan; however, I have lived, worked, and set my family in the U.S. Therefore, I have American and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at the same time (Interview B3).

I just mix two cultures together, and live between Taiwa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I am Taiwanese American (Interview A8).

Some of the interviewees felt that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was unstable and depended on the situation, revealing a so-called “strategic identity.”

It depends. I think it really depends on whom I'm with. When I'm with my Taiwanese church friends,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Americans can't understand. When I'm with my American friends, they speak like other Americans do. So it depends (Interview G12).

My answer to this one is it depends. I think if I go back to Taiwan, I would say I'm American. If I go back to the States, I'd say I'm Asian (Interview G5).

The discussions above reflect the findings of many research studies on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people are often obliged to adopt shifting multiple or hyphenated positions of identification. Hall (2000) has specified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multiple identities. First, multiple identities sometimes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Second, these conflicts operate not only on a macro-socio level but also on an individual level. Third, no dominant identity can integrate or override other identities. Lastly, identiti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unstable and diverse due to the increase of high-impact activities such as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wane of traditional identities like the patriarchy identity.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iverse, changeable,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nternet use of Taiwanese in the U.S. The findings are described in this section.

Most Taiwanese Americans have to depend on Internet use to foster their Taiwanese identity since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access Taiwanese cultural experiences via the U.S. media. Compared with other Asian cultures such as Japanese, Chinese, or Korean, Taiwanese culture occupies a more marginal position, which will influence their Internet use. Comparisons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relative to Internet use need to be discussed in future research to provide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U.S.

In summary, we can first say that the Internet is view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ethnic media for Taiwanese Americans, and traditional ethnic media such as newspapers or satellite TV have been replaced by Internet use. The Internet provides Taiwanese Americans with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same TV programs and online news as are available in Taiwan. This dynamic media experience and ongoing flow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Internet nurtures cultural ties with Taiwan society.

Secondly,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ese Americans reveals a new category, that of “Neo-Tech Overseas Chinese”, who are highly educated, economically well-off, and technologically savvy. This category also matches Liu Hong’s concept of “transnationals,” defined as people who link their birth place and migration country, and maintain soci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ies with more than two countries (Liu, 2002). Because of the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mass media in Taiwan, Taiwanese Americans,

who are also Internet savvy, can access Taiwan's mass media easily and quickly, and sustain connections with two societies: Taiwan and the U.S. Although 73.6% of the interviewees indicated using U.S. websites more frequently than Taiwanese websites, most of them pointed attributed this to job-related requirements or practical daily life necessities. However, many interviewees stated that they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Taiwan's news and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even though this information was irrelevant to their practical lives. Moreover, of the total interviewees, 64.2% observed that they enjoyed feelings of intimacy and familiarity when using Taiwanese websites. Likewise,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reported feeling a strong sense of connection with Taiwanese websites and the Chinese (Taiwanese) language, even if they were already used to speaking fluent English.

Regarding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51.0% of the Taiwanese American interviewees stated that they carry either multiple national identities, changing and strategic identities, or no fixed identity. At the same time, 22.1% claimed Taiwan as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and only 17.0% identified only with the U.S. This result echoes some research studies on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that have shown that people are often obliged to adopt shifting multiple or hyphenated positions of identification. Similarly, living in two cultural borderlands, these Taiwanese Americans have also already developed flexible strategies to practice national identity depending on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also based on their practical or profit need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lso support the perspective of situational identity, which means that people's identity is always shifting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information around them. For many interviewees, the use of Taiwanese websites provides a great amount of information to them. This can strengthen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aiwan if the immediate news makes them feel close to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weaken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aiwan if the immediate news seems unfamiliar or strange to them. Ultimately, it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a stable ident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because its effects are so diverse.

When considering how the Internet constructs immigrants' national identity,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shared the point of view that the Internet strengthens their identity by increasing their social networking with friends or relatives in their home country. The Internet also plays a crucial role by providing materials or resources for national identity building, potentially strengthening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nsifying connections with national identity. Although interviewees who said that Internet use did not influence national identity tended to believe that the Internet only strengthens social networking (55.6% of that group); interviewees who believed that Internet use does strengthen national identity tended to believe the Internet changed the character of national

identity or provided cultural material that supported national identity (75% of that group). This reveals that different thinking regarding whether the Internet has an influence on national identity does result in different perceptions about the Internet's actual effects on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clusion, our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Internet is indeed a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for building the identity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likewise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oup's national identity; however, it is a national identity that crosses borders and is situational, unstable, fluid, strategic, and practical, and sometimes even impacted by the pursuit of profit needs. For Taiwanese Americans, this reality is far removed from the traditionally defined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at stresses patriarchy, loyalty, unity, and stability. Therefore, for Taiwanese Americans, and perhaps other transnational individuals as well, a fixed national identity may be an elusive notion.

Appendix A.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Id	Gender	Age	Age of Immigrating	Language of Interview	Education	Occupation
1	A1	Male	35	26	Mandarin	Master's	Engineer
2	A2	Female	64	32	Mandarin	Nursing Degree	Nurse
3	A3	Female	31	27	Mandarin	Master's	Realtor
4	A4	Male	35	30	Mandarin	College/Vocational training	Computer Programmer
5	A5	Female	41	23	Mandarin	Master's	Direct Sales
6	A6	Male	49	28	Mandarin	PhD	Computer Programmer
7	A7	Female	38	20	Mandarin	PhD	Piano Teacher
8	A8	Female	54	27	Mandarin Taiwanese	and MD	Doctor
9	B1	Female	30	23	Mandarin	High School	Hair Stylist
10	B2	Male	38	28	Mandarin	PhD	Consultant Staff/Researcher
11	B3	Male	65	34	Mandarin	Master's	Executive Administration
12	B4	Male	34	18	Mandarin	Master's	Engineer
13	B5	Male	31	12	Mandarin	MD	Student
14	B6	Male	31	13	Mandarin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Technician
15	B7	Male	56	40	Mandarin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Technician
16	B8	Male	39	18	Mandarin	Master's	Engineer
17	B9	Male	54	22	Mandarin	PhD	Consultant Staff/Researcher
18	B10	Female	40	36	Mandarin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Executive Administrator
19	C1	Male	24	U.S.-born	English	PhD	Student
20	C2	Male	30	U.S.-born	English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Student
21	C3	Male	28	U.S.-born	English	PhD	Student
22	C4	Female	22	U.S.-born	English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Student
23	C5	Male	24	U.S.-born	English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Student
24	D1	Male	22	11	Mandarin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Student
25	D2	Female	29	23	Mandarin	Master's	Student
26	D3	Male	27	13	Mandarin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Executive Administrator
27	D4	Male	37	12	Mandarin	Master's	Engineer
28	D5	Female	28	8	Mandarin	Master's	Student
29	D6	Male	25	U.S.-born	English Mandarin	and PhD	Student
30	D7	Male	24	15	Mandarin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Student
31	D8	Male	29	14	Mandarin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Computer Programmer
32	G1	Male	21	U.S.-born	Mandarin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Student
33	G2	Female	21	U.S.-born	English Mandarin	and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Student
34	G3	Female	20	U.S.-born	English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Student
35	G4	Female	26	U.S.-born	English Mandarin	and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Doctor
36	G5	Male	19	U.S.-born	English	High School	Student
37	G6	Male	29	12	Mandarin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Student
38	G7	Female	17	U.S.-born	English	High School	Student
39	G8	Female	28	10	English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Engineer
40	G9	Female	20	U.S.-born	English	Master's	Student
41	G10	Male	28	2	English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Computer Engineer
42	G11	Male	29	U.S.-born	English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Computer Engineer

43	G12	Female	23	U.S.-born	English Mandarin	and	Master's	Student
44	G13	Female	24	U.S.-born	English Mandarin	and	Master's	Student
45	H1	Male	29	12	Mandarin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Project Manager
46	H2	Female	19	4	English Mandarin	and	High School	Student
47	H3	Male	40	12	Mandarin		Master's	Engineer
48	H4	Male	29	12	Mandarin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Traffic Control Inspector
49	H5	Male	41	U.S.-born	English Mandarin	and	PhD	Investment Bank
50	H6	Female	43	12	English Mandarin	and	Master's	Global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Manager
51	H7	Female	33	6	English Mandarin	and	MD	Computer Software Programming
52	H8	Male	31	12	Mandarin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Customer Service
53	H9	Female	29	U.S.-born	Mandarin		(Some) College/Vocational Degree	Teacher

References

2010 Publication Annual (2010). Taipei: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hina.

Al-Ali, N., Black, R., & Koser, K. (2001). The limits to "transnationalism:" Bosnian and Eritrean refugees in Europe as emerging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4), 578-600.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7, 295-310.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rnold A.K., & Schneider, B. (2007). Communicating separation? Ethnic media and ethnic journalists as institutions of integration in Germany. *Journalism*, 8(2), 115-136.

Avenarius, C. (2007).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among sub-ethnic immigrant groups from Taiwa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3, 95-112.

Bakker, P. (2001). New nationalism: The Internet crusad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1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Chicago, IL, 20-24, February 2001.

Chan, B., (2005). Imagining the homeland: The Internet and diasporic discourse of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Vol.29, No.4: 336-368.

- Eriksen, T. H. (2007). 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e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3(1), 1-17.
- Faist, T. (2000). Transnation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citizenship and cultur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3(2), 189-222.
- Featherstone, M.(1990). 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pp.1-14). London: Sage.
- Gillespie, M. (2006). Transnational television audiences after September 11.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2(6), 903-921.
- Golbert, R. (2001). Transnational orientations from home: Constructions of Israel and transnational space among Ukrainian Jewish youth.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7(4), 713-31.
- Grillo, R. (2004). Islam and transnationalism.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0(5), 861-878.
- Hall, S. (2000). Old and new identities. In Back, L. & Solomos, J. (Eds.), *Theories of race and racism* (pp.144-153). London: Routledge.
- Huang, L. L., Liu, J.H., & Chang, M. (2004). The double identity of Taiwanese Chinese: A dilemma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rooted in history.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7, 149–168.
- Lien, P.T., Conway, M., & Wong, J. (2004). *The politics of Asian Americans: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New York: Routledge.
- Liu, H. (2002). Overseas Chinese: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Twenty-First Century* (in Chinese), 71, 120-131.
- McGrath, B. (2002). *Ethnic identity and media use among second-generation Korean-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Master's thesis, Gainesville, FL: University of Florida.
- McKeown, A. (1997).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 to 19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 306–337.
- Mitra, A. (1997). Virtual community: Looking for India on the Internet. In Jones, S.G. (Ed.), *Virtual culture, identity and communication in cyber society* (pp.102-132). London: Sage.
- Ng, F. (1998). *The Taiwanese American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Ong, 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ortes, A., Guarnizo, L., & Landholt, P. (1999). Introduction: Pitfalls and promises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2), 217-237.
- Purkayastha, B. (2009). Another world of experience? Transnational context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South Asian Americans. *South Asian Diaspora*, 1(1), 85-99.
- Ranganathan, M. (2003). Potential of the Net to construct and convey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Comparison of the use in the Sri Lankan Tamil and Kashmir situations. *Asian Ethnicity*, 4(2), 265-279.
- Riccio, B. (2001). From “ethnic groups” to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Senegalese migrants’ ambivalent experiences and multiple trajectori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7(4), 583-599.
- Riggins, S. (1992). *Ethnic minority media: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Shi, Y. (2005).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ethnic media use,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activis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19(1), 55-72.
- Smith, A. (1991).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 Sun, C.P. (2000). Gloc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flict.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38(1), 147-184.
- Tomlinson, J. (2000).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Tsai, Cho-Fang (2004). 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arket Analysis of News Web Sites in Taiwa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dn.com, Chinatimes.com, and ETtoday.com.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 Vertovec, S. (1999). Conceiv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2), 447-462.
- Vertovec, S. (2001). Tran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7(4), 573-582.
- Wang, S. I. (2000). *The audience analysis of minority media*. Taipei: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Taiwan.

Wang, G.W. (1994). *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 (in Chinese). Taipei: Shang-Wu.

Yu, Z. (2006). A different path to homeownership: The case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Los Angeles. *Housing Studies*, 21(4), 555–579.

Zhan, K., and Hao., X. (1999). Internet and the ethnic press: A study of electronic Chinese publication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5, 21-30.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王維菁		計畫編號：99-2410-H-003-065-				計畫名稱：台灣新聞記者薪資變遷之政治經濟分析：科技、產業、勞動市場與社會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1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1	100%		
		專書	0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1	1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1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碩士生	2	2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無</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期刊論文撰寫中，論文並已投稿國際研討會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IAMCR, 2012 Durban, 獲得接受並將於今年七月十五至十九日發表。未來計畫繼續在國內研討會發表一篇論文，以及在國外期刊與國內期刊各發表一篇論文。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目標中高度相符，目前也朝預期目標：中英文研討會與中英文期刊各一篇的方向努力。而研究的內容成果在學術與社會價值上，因新聞工作者薪資報酬趨勢之影響因素，在國內外相關研究均較缺乏，因此本研究可若干彌補此不足，並從整體多面向，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產業表現、產業市場結構、勞動市場、以及科技作用等層面，來探討新聞記者薪資變化之趨勢與相關影響，以及薪資趨勢對新聞產製和新聞內容品質的可能作用。探究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思考科技對新聞勞動以及新聞勞動力的作用、產業與市場因素對新聞勞動權的威脅、並督促我們反省台灣新聞產業之發展問題，及思考在民主政治體系對多元和高品質新聞產業之需求下，我們應如何擘劃台灣新聞產業的發展前景。

總結且具體而言，本研究對於學術研究、國家社會發展預期之貢獻包括：

1. 記者的勞動條件和薪資待遇與新聞產業整體新聞表現及其健全發展深深相關，新聞產業的健全也影響民主政治之有效運作與公民社會之健康活力。然而台灣對於影響新聞記者薪資水準因素之相關研究缺乏，近年在新聞工作者勞動條件與薪資水平迅速惡化，並落後於其他相關產業之趨勢下，本研究認為探索此一現象之原因有其必要，除提醒問題之重要性

以保障新聞品質、記者勞動權與專業自主外，也計畫從問題中找到根本原因，進一步作為思索相關解決或改善之道的基礎。

2. 本研究較完整地呈現台灣新聞記者薪資水準變化之重要因素，並進而藉此反省台灣新聞產業發展與市場競爭之問題、限制與困境。個人的即政治的，記者個人經濟生活遭遇的現實，相當程度也反映了台灣新聞產業發展困境，因此研究成果可作為政策與主管單位思索新聞產業問題時之參考。

3. 此研究也有助於我們理解新傳播資訊科技對新聞勞動以及新聞勞動力的作用，以及產業與市場因素對新聞勞動權的可能威脅，進而尋思預防與解決之道。

4. 本研究也關注記者薪資下降趨勢對新聞產製以及新聞內容品質的影響，而這也是我們關懷記者薪資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新聞品質與民主社會的多元性及健全運作息息相關。

5. 更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期望引領出對改善目前台灣新聞記者薪資困境的解決之道之討論，並希望能凝聚或提煉出若干具實務可行性的建議改善之道。